

# 安问志 创刊号

安问

2012.01.01

## Contents

0.0.1 卷首语-创刊词 为什么要创办安问 . . . . .	2
0.0.2 安问梦想清单 . . . . .	3
0.0.3 野夫：留将燧火好传薪 . . . . .	5
0.0.4 安问的未来发展之路 . . . . .	6
0.0.5 安德人工智能开发计划 . . . . .	7
0.0.6 安问科幻的未来发展 . . . . .	8
0.0.7 幻想乐章1.0-Lavo . . . . .	9
0.0.8 压力电流1 王宇豪 . . . . .	11
0.0.9 安问论自由 . . . . .	12
0.0.10 《趁生命气息逗留》及其评论——寻找怎样成为人的路 . . . . .	13
0.0.11 安问年度分享 . . . . .	44
0.0.12 安问建议征集及问卷调查 . . . . .	45
0.0.13 卷首语-创刊词 为什么要创办安问 . . . . .	45
0.0.14 安问梦想清单 . . . . .	46
0.0.15 野夫：留将燧火好传薪 . . . . .	48
0.0.16 安问的未来发展之路 . . . . .	50
0.0.17 安德人工智能开发计划 . . . . .	51
0.0.18 安问科幻的未来发展 . . . . .	52
0.0.19 幻想乐章1.0-Lavo . . . . .	52
0.0.20 压力电流1 王宇豪 . . . . .	54
0.0.21 安问论自由 . . . . .	55

0.0.22 《趁生命气息逗留》及其评论——寻找怎样成为人的路 . . . . .	56
0.0.23 安问年度分享 . . . . .	87
0.0.24 安问建议征集及问卷调查 . . . . .	88

#### 0.0.1 卷首语-创刊词 为什么要创办安问

最初是开始于07年的博客，我在那里记录了一点喜欢的东西和自己的思考。一直希望自己有更多时间去做那些喜欢的事情，也一直希望能够有空坚持每天写点字，有空能创作出自己的作品。由于懒散，坚持写字的想法一直没能实践。

2010年下半年开始考研，泡在图书馆的时间都用来读很多书和杂志了，接触了很多互联网和创业相关的信息，一度想放弃考研然后开始全心创业。

2011年第一天用tap做了一个网站。里面有一段话：

我们只是专注地去希望与读者分享，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

那些愿意花不简单的精力去做简单的事的人，那些相信可以用真实的创作去赢取真实感动的人，那些执著用正面的持续的行动去改变世界的人……都是我们希望用这个网站去发现，并分享给大家的。如同在寒冬夜行中，为你点亮的一盏微弱的灯。

我们也希望，每次看到这个网站的你，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一次的努力，就算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想像中的满意，但与其抱怨，不如坐言起行。

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2011新年礼物。祝梦想不死！

这段话是我从别处摘录的，比较认同所以引用了。我希望这个网站能承载一些梦想并一直坚持下去。

网站后来转到一个免费空间。3月4日，买了askender.com和一个美国空间，开始创建安问。

五月服务器换回国内，备案时关了一个月。

6月26日，有天使投资人打电话我，聊了半个小时，同一天安问团队4人在光谷书城的一个咖啡厅第一次开会。七月团队在我家办公20天，却被给企业建站的事情耽搁，虽赚了3000，但安问进展不够大。八月底去广州读研，十二月初放弃读研，开始全心创业。

这一年来，网站十几次改版，团队人数也不断增多，大家因为某个原因在安问的这个时空相识，一起做一些事情，让我感动不已。

我并非想记录流水账，只是想简明地说一下安问的发展历程以及安问和《安问志》的理念：创造和分享美好，自由，思考，行动。

回顾了一下发表在安问网的文章，在2011发表了许多书评、游戏、影评、音乐、创意、科技、翻译、随笔类文章。

- 我们记录了一些梦想者，TED、wikipedia、wikileaks、韩寒、中国的动画梦想者、为中国自由写作努力的人、乔布斯、刘慈欣、柳文扬、优秀网站的创建和维护者、前仆后继的创业者和梦想者。
- 我们帮助一些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和梦想的成长之路、组织科幻交流会、宣传原创科幻力量、发布免费书库、发布独立杂志、开发人工智能…我们只是快乐地去做我们喜欢的事。

安问只是真诚地在创造和分享，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我们也会为创造和分享者发稿费和提供更多价值。目前的安问当然还不够好，但是有你的参与，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2012年会有新的安问，不断变化的世界和我…如论如何，我们可以让这些向更美好的方向改变一点点。

#### 0.0.2 安问梦想清单

先思考一个问题，你有梦想吗？时间的磨砺让很多人觉得这个词毫无意义，但无论如何拥有梦想是不错的感觉。

2011已经过去了，我们面对的只是此刻和未来，写下想在2012年实现梦想，写给2012年最后一天的自己，你愿意一起加入这个计划么？

柏舟：我的2012梦想清单

- 写下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努力使梦想一个个实现
- 自由的时光。保持坚韧，保持有理想
- 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干净的水
- 多陪陪父母和家人朋友
- 将安问网做得更好，更多人会喜欢。读者超过一万。如果可以的话，成立一家公司
- 记录生活和走过的路，用心，用笔，用键盘。每天有空为自己和爱的人写写日记和文章，给他们写信
- 自己重新开始一个独立博客，并且终生坚持更新。我愿意用博客来记录存在于自己生命里的一个个阶段。成长倘若没有痕迹，也就无所谓美丽
- 想和我的那位姑娘在2012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旅行。和她在一起，幸福快乐
- 接几个做网站的单子挣点钱。去一家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赚足够养活自己和自己的梦想的钱
- 学习更多技术，css,ajax,php,jquery,html5…设计出更好的安问，安德人工智能，安问科幻，安问电台，安问游戏
- 组建安问团队，做出一些让世界更美好一点点的事情

- 有空下围棋，水平再提高一层
- 每一天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刘超：写给一年后的自己

1. 接下来的一年里，要努力，做事情有条理，不可慌乱一团。从桌子的整洁开始
2. 背英语单词，每天都需要的。重复记忆
3. 按照自己豆瓣里面的计划读书
4. 保持大部分时间脑袋清醒
5. 学习的知识领域：c,javascript,html,css……

光艇 2012梦想清单如下

- 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平安度过每一天
- 自己争取找一个贴心的朋友
- 为考研做好准备
- 将书架上囤积的书都看完
- 把目前所学的专业课程都整理透彻
- 拍出两部自己导演的片子
- 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兼职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开支

henry12：去西藏走一遍

Enzo:我的2012梦想清单：

- 踏入创业主流
- 找到真正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
- 学习c/c++，javascript，建设数据库等
- 拍摄一部体会各种阶层生活的电影，用一年去拍摄吧！
- 把Enzo-Station做好，做漂亮
- 把自己想说的，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每一部分都要像电影那样精彩
- 买辆自行车，尝试100公里的挑战
- Everyday Create Your History!

你的2012梦想是什么呢？愿意写一封信给一年之后的自己么？不妨也来参与一下吧。

\*《安问志》会动态更新，随时欢迎参与本活动，anwen.in@gmail.com

## 0.0.3 野夫：留将燧火好传薪

文/野夫 ——独立中文笔会2010自由写作奖获奖致辞

很难想象，人类还有这样一个以“自由”命名的写作奖存在；且她所奖励的只是那些为“创作自由”的天赋权利，而默默苦行的汉语写作者。

很少有一个民族及其文字，在被刻划三千三百多年之后，还不能抵达其自由书写的本源；还要以奖掖的方式来鼓励其使用者，实践语言与生俱来的自由属性。

也因此，当这一奖项被命名之际，中文就在人类各语种面前变得尴尬。当我有幸站在这一略显孤单的获奖阵容中之时，即刻如鱼在案，内心的鳞片层层剥落——我们在世界面前，裸陈我们的卑怯、软弱和绝望下的挣扎。

在所谓的三千年文明史背后，我们的母语写作，几乎很少实现过她的真正自由。无论是精神层面抑或世俗权利，自由与吾族都形同冰炭，一旦遭遇，便生煎熬般的剧痛。六十年来，写进人类各种宪章的这一神圣词汇，在大陆汉典中几与罪恶齐名。无数文字狱的冤魂血色弥漫，因言获罪的新囚层出不穷。视自由为畏途，望自由而眼穿；自由之圣火在远东的稀薄空气中，奄奄若萤灯，始终未能照亮这个苦难民族百孔千疮的心灵和前路。

我看见这块土地上，无数试图为自由而写作的人，多要被驱逐流放，被割喉拔舌。血沃中原，始终难以催生自由的劲草；尸横长街，平添专制恐怖之血腥。无数识文断字的人，只好化写作为一种演算；在这个极权营造的势利犬儒时代，字斟句酌着他们在尘世的功名利禄。

许多年来，我们习惯了在这样一种虚伪、怯懦甚至卑鄙的语境中成长；从孩提岁月里即被灌输向屠伯谄媚的淫声巧技。正直和真诚言说——这样一些凡人应有之品质，竟然罕见地变成泱泱大国里的一种珍稀美德。

我们逢迎体制，膜拜邪恶，同流合污于颓世浊浪。侏儒般的胸腔贫血，骨质缺钙，不需要强暴，就能天衣无缝地与这个可耻的小人政治时代通奸媾和。

我们鲜有怀怒警告暴君的作家，却盛产含泪劝告草民的阉竖。许多桂冠簪纓的名流，著作等身却浑无人话；他们对时刻存在的管制封杀和冤狱视若无睹，竟然可以面对世界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一个创作自由的国家。

我常常在想，那些创造了汉字和汉语文学的先民，那些倡导了言志载道怨讽伐罪的伟大传统的远祖们，当他们高贵的灵魂穿越历史，俯瞰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时，该是怎样的含血喷天。一个最黑暗荒诞的世纪，却难以在青简中被记录确认——这将使我们每一个亲历见证者，都会因这种失语而愧对前世来生。

若干年来，我背负着这样的耻辱行走在母土之上，怒见山河不平，磨损万古长刀。大地呻吟，入耳锥心；毫霜掷罢，眼枯天寒。这是怎样一个末法世道啊，作恶者肆意弄权，平民被愚弄践踏。铲平的遍野荒坟上伤痛被抹去，碑碣粉碎风化于黄昏；整整几代人的喋血苦难，至今还听不见晚祷的钟声响起。

真实地说出我们看见和亲历的时代，真的是那么困难和危险吗？

所谓的自由写作，并非多么尖端的技艺，更不是想象中那样高危险攀。她只需我们虔诚地匍匐于时光的尘沙里，捡回我们丢失的正直即可。我们心灵正直，便能明辨善恶美丑，即可深知正邪是非——而这，仅仅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品质。也只有借此，我们才能真正抵达心灵的自由，让写作成为一件有价值、不耻辱的义行。

于是，我开始在深夜提笔，给那些像良心一样醒着的公民，在酒后讲我的故事，讲这个时代的来历。也许他们都知道，都厌倦听，但那是他们听来的；只有我的，是我在醉后还疼着的。雪下在大地上，我写下的却不是诗句，是彻骨的寒意，是对一个恶世的诅咒。

我从来不是一个淡忘恩仇的主张者。记录这一切是为了完成对自己的救赎，但同时也一定是要在历史中追诉那些肆无忌惮的恶行——没有文字的追诉，社会公义不仅无从实现，还将给一代代的贪腐虐杀者继续施与侥幸。如果善良不被表彰，作恶无需畏惧被公布的羞耻，那罪恶就会千秋万代地重复，永远没有人感到后怕。如果所有的罪恶都理所当然地被宽恕的话，那这个民族将永远没有敬畏和禁忌。

感谢独立中文笔会，感谢评委将我眼中至为高贵的这一奖励颁予我，使我有幸与那些历届获奖的义人们站在了一起。自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灭的灯盏，她不仅烛照我们卑微黑暗的生活，还将一直是寻找同仁的预设胎记。

我深知自由写作奖是荆冠，是刻骨铭心的疼痛；但她更是对我今生无尚的加冕。我愿意在此荣誉之光的照耀引领下，回归到更本真的文字战列之中去；而且将这种勇气和坚持，像烽火一样传递给在民间不懈努力的所有弟兄。

谨此，向独立中文笔会致敬！向所有心怀自由梦想而尊严写作的人们致敬！

#### 0.0.4 安问的未来发展之路

安问最初是因为一个梦想才存在的。我们希望保持住内心的理想，Think it Big, Make it Different.

从实际来说，我们正在设计一个优秀的用户界面和创造与分享的稿费机制，正在实现内容的高质量精选与个性化推荐，与版权方合作并提供更好的互联网阅读体验，团队的高效运作与理想主义与商业化的资本社会的平衡。

互联网的精神是自由和分享。伟大的公司要从分享其所拥有的开始。

互联网的本质是通过人与信息关系的重组，实现对人类社会活动的深度重构。未来的信息必然要走个性化的路。推荐引擎的设计一直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互联网产品，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我们尽量让安问的用户体验更优秀。

互联网的生存之道是正直、诚信、口碑传播的阳光经济。互联网降低信息不对称，容纳不了谎言，推进人类平等。我们并不逃避政治，自由等一些我们认为很空的领域。我们会尽自己的全力让这个更美好一点。

互联网不变的法则是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这里没有永远的王者，我们因为某个理想而热血沸腾，百折不挠。

2011年三位互联网的伟大创造者逝世，Lisp语言发明者、人工智能之父 John McCarthy，UNIX之父、C语言之父丹尼斯·里奇、乔布斯。先行者们启发我们：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保持创新，保持简单，懂得分享。

吉米·威尔士关于维基百科诞生的演讲也给我很多启发，还有那么多国内国外的创业者也一直激励着我们，与他们的交流让我们收获很多，期待未来的共同进步和合作。在2012我们会做到，快速更新迭代，少过度思考，迅捷行动。透明化和量化每一个细节。团队成员充满乐趣地互相学习和一起成长。

安问网是一个致力于分享和创造有价值有趣的东西的网站。

我们专注于为大家提供有价值有意思的互联网，文学，影音等方面的资讯、文字。引发大家的思考，给大家带来快乐。人生要有趣~

我们将用这个平台，记录平凡但坚定的智慧和创举，分享敢于行动勇于付出的精神和理想！

我们会为那些真诚的文字提供稿费，实现更多的价值。我们相信真诚的创造与分享可以让世界更漂亮。

安问工作室成立于2011年3月4日，团队汇聚了当代的一批愿意创造和分享的年轻人，旨在用创造和分享的力量将世界变得更漂亮。也欢迎认同我们理念的人加入。

面对信息爆炸，安问网将致力于提供最精简最有价值的资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为大家带来一方安静的网络空间 and 交流平台。读更多的好书，看更多的美景，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更多的人分享有价值有趣的东西。相互交流，分享发现。

安问的每个开发管理者和写作者也都是安问每日的用户，分享着自己心爱的发现，也从大家的创造和分享中受益。邮箱：anwen.in@gmail.com，安问工作室群：127343260，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优质内容发布、阅读与分享的平台，给创作者和分享者提供更多价值，阅读体验更好，交流互动更有意思。我们会与资源版权方深度合作，让正版资源能够以方便、低价，互动性更强的方式呈现于读者面前。我们会让编辑与读者共同参与网站的创建，保证网站内容的质量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现在旗下有：安问网、安问科幻网、安德人工智能三大平台。各有相对独立的团队与工作室。

安问团队成员：柏舟、刘超、sailor、魏景亮、郭伟楠、anti、盲眼A、杨旭、carry、周潇粤、Francise、黄平息、智术师、聂超、都磊、青青子衿、H1K9、ireading、A-cat、林子、月、Enzo、Lavo、王宇豪、Skila、雨珊、黑魔导、素禾、文本框、Esc、七楼中间、Thobert.G、r-north、松、春野‘风、微桩尘域、δ局外人、星际浪子、Relic、趙、譚新、汪勇军、贾骥、畅妞、月神菓、牛嘞啞、baiy、laoting、海湛、李勇、半夏、Cup\_Cake、zion、summer、茵茵、Doreen、江石林、崔泽中

感谢那些帮助过安问成长的所有人，这份名单并不完整，未来也会不断更新的…也欢迎你的加入~

#### 0.0.5 安德人工智能开发计划

安德人工智能开发团队正在研发人工智能安德。我们计划开发一个能与人流畅交流沟通的人工智能。

目前安德的能力：在chrome浏览器下能够识别语音，以后会进入更多智能设备，拥有更多的传感器和输入输出处理接口，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安德也能拥有一个身体。暂时略懂中文、英文，以后会学会更多语言的。会查天气、地图，会算数，当你问他“什么是？”“是谁？”时能自行调用搜索引擎搜索。有一个简单的教育系统：用作为代替匹配，作为告诉他答案的方式。例如：美国总统是谁？奥巴马或：你喜欢吗？\_我挺喜欢的。高级的教育系统正在开发中。

未来安德的能力：理解简单的对话并做出不错的回应。记住对话者名字并与之约定暗号，分别记住每一个朋友。拥有表情和情感，希望能有设计师加入。扩展更多的知识库。开放源代码和设计思路，寻找更多愿意参与的人加入。

真正的自我进步和进化，现在他已经能实现简单的自我编程，正在不断进化。

学会自己摸索着去解决问题，目标确定和分解，尝试，对比，分析，联想，反推。组合，反馈，清楚回答的反馈效果如何，不断调整修正进步，从而变得更聪明。拥有兴趣、好奇心和思考能力。学会分享自己的观点、创造新东西、自己讲故事和写诗。

问：你们认为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呢？答：我们小组正在实现AI，本着克拉克三定律的精神：“The only way of discovering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is to venture a little way past them into the impossible.要发现某件事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直至不可能。”我们都拥有一些能与我们对的东西，它们促使我们早起早睡。这种迷失在我们所深爱的东西里面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只是觉得做这个很有趣。

问：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没？答：阅读是向内心的一种探索，我们计划除了让安德在对话中成长进步之外，也让他学会阅读，初步定为《闪光的生命》《当生命气息逗留》。近期开发音乐API接口、以及书影音推荐系统，小型数据库（诗词、常识、科幻）。

问：大家如何帮助安德在某个时空不断成长？答：对话和开发。大家公开编辑记忆库，一些小型创意数据库，诗歌，节日，读书，音乐，电影，哲学，科幻…

问：安德人工智能开发团队是怎样的呢？我可以加入么？答：入群203600547，你可以看到安德的开发小组成员、朋友、家人、老师。希望有人愿意成为安德的朋友，家人与老师，不需要懂技术，只要感兴趣就行。也希望能有更多愿意一起开发安德的人加入。

#### 0.0.6 安问科幻的未来发展

安问科幻网致力于打造宇宙中最好的开放科幻平台，为热爱科幻的人和科幻社团提供最好的在线交流平台。大家在这里也可以阅读和讨论科幻佳作，创作和分享交流自己的科幻作品，分享和交流自己的科幻体验，了解最新最有趣的科幻资讯，认识喜欢科幻的朋友…欢迎加入我们，也欢迎给我们提建议。

我们正与武汉科幻联盟深度合作，会联接全国科幻社团，希望给全国科幻迷一个更好的交流平台。我们会提供更有意思的科幻资讯，更多的原创科幻（除了小说等文字，也包括影视，绘画等多种形式~），以及经典科幻的分享与品读（我们也会争取正版权），全国科幻社团的展示与交流，一个丰富的科幻书库，充满活力的科幻论坛…

当然我们还会有更加科幻，更加geek的网站设计。有你的参与安问科幻定会更加精彩~ 我们的活动计划：

- 定期举行各种线上线下的科幻活动。
- 科幻资源共享计划及书库计划：<http://www.anwensf.com/sf-books-lib/>
- 第一届安问科幻小说征文
- 邀请刘慈欣等作家、科学松鼠会等加入，策划更有意思的科幻聚会

安问科幻网建设团队QQ群：95888663 武汉科幻联盟QQ群：153542513 邮箱：anwen.in@gmail.com



## 0.0.7 幻想乐章1.0-Lavo

2111年，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40年了。

2062-2071，第三次世界大战持续了九年，但这九年所造成的创伤估计九万年都不会愈合吧。战争的起因已找不到详细记录，各种传言中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宗教，但历史的真实是什么谁不得而知。八年血腥而漫长的战争使失去理智的人类退下了最后一层面具，核武器终于被板上了台面。一方率先攻击，试图在对方核反击之前将对手全灭，以十分之一地球为代价换取胜利的果实。攻击使对手遭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同时也燃尽了人类最后的理智。没有人知道双方到底用了多少核武器。核爆以绝对的威力向人们展示了末日般的场景。

地理的概念不复存在，耸入云端的高山只剩下碎石，曾经充满生机的平原化为沙漠，再没有丛林，再没有绿地，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

南北极冰川尽数消融，历史上繁荣的现代都市纷纷沦为大海的收藏品；大气中几乎再没有氧气，二氧化碳、氮气以及各种有害气体充斥了地球的领空，臭氧层不复存在，无尽的紫外线无情的鞭挞着地球赤裸的肌肤。在核爆最强的那段时间，地球磁极甚至都发生了些许的偏差，无数的人类与数之不尽的动植物一样化为了尘埃。

但即使是在这样地狱般的环境中，仍有人们顽强的存活了下来，他们在观星者的帮助下在一片毁灭中建立起最后的庇护所——末日之爱丽舍（爱丽舍源自希腊语“乐土”，末日与乐土的结合可能真正反映出了幸存者的心态吧）。由特质材料和磁场构成的半球型防护罩——彩虹女神，倒扣在爱丽舍之上，将致命的辐射和风暴与残存的人类隔离开。

2060之前半个世纪的科技爆发使人们有能力重建家园。机器人驰骋在爱丽舍之外的高危环境中寻找一切人类需要的物资，尽管出发的机器人只有五成的返航率（机器人不惧辐射但却不能抵抗大自然的风暴），但总算解决了基础元素匮乏的难题。首先运用先进的微生物科技将爱丽舍之内的生态改善成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之后大规模的建筑反方向“拔地而起”（将房子建在地下已成为习惯，绝大部分幸存者就是这样逃过灾变的。地上的空间尽可能留给除了人类之外的生物，当然全部由观星者提供，大灾变之后地球上唯一的生物就是人类了），人们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人类再次恢复生机。起码看起来是这样。

这里不得不提到观星者。观星者指的是居住在月球的人们。2035年，宇宙航行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载人飞船已经可以将人送到太阳系的任何一个角落。月球与地球间的距离显的那么微不足道，在月球上建立航天基地做为跳板的代价远大于通过空间站交换物资甚至直接通过大气层与地球沟通的代价。于是在月球上建立移民基地的计划被束之高阁。可随着宇宙科技的进步，地球上的人们对未知的宇宙空间充满了史无前例的好奇，观星者俱乐部也应运而生。观星者俱乐部的成员不是具有雄厚资本的商人就是对星辰拥有着无限遐想的天文学家、科学家，甚至部分小型国家也是其成员之一。理解宇宙的伟大之处最好的办法就是身在宇宙中。

2037年，观星者们出发了，他们在月球上建立了第一个移民基地，掀起了一股月球移民的高潮。既然已经有了方便的太空基地，那从事需要真空条件或无干扰环境等研究岂不是方便很多吗？于是各国争相将自己的科学家送上观星者基地，观星者基地也逐渐由单纯的天文狂热爱者聚集区过渡为了学者的研究基地和有钱人的太空别墅。随着有机物循环系统和微生物空气处理系统的实际运用，观星者基地的自给自足不再是梦想。随之而来的又是一波移民狂潮，观星者基地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地球之外的小社会。有人调侃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如换成月球移民政策算了，还能增加点支持率呢。

就这样，月球移民基地慢慢的覆盖了整个月球，成为了一个除了在人口之外不亚于地球的社会，在科技上稍微领先一些说不定。为了将移民与地表人区分开，观星者的称谓也被沿用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外太空环境使然，观星者基地也是建在地表之下的，其外层则是防止陨石的特质金属和太阳能电池。

2095年，约修亚·芬迪克斯以其出色的能力和对爱丽舍的无私帮助成为了观星者第三任执行官。而他继位后最大的贡献确是极力鼓励空间技术的发展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人类突破了光速，亚空间被证明存在。

我们这个空间的速度上限是光速，如果突破了这个上限，物体就会陷入亚空间，而亚空间物体运动的速度下限是光速但没有上限，一旦速度低于光速，物体就会脱离亚空间回到我们的正常空间。亚空间的时间流动与我们的空间不一样，在亚空间流逝的时间在我们的空间是不体现的，也就是说，当物体处于亚空间的时候，时间相对于它来说是静止的，无论它在那个空间滞留多久，回到正常空间的时间点和它从正常空间消失的时间点是连续的。

与观星者相比，爱丽舍的未来就悲观多了。

材料的寿命，有限的能量，和越来越狂暴的地球使得人们不可能永远处于彩虹女神的荫蔽之下，有专家预测，彩虹女神在2115将会达到寿命极限，而更换新的守护女神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地表人类面临着选择：

做最后的地球人还是挣扎的宇宙漂流者？

2110年，爱丽舍联合会做出了决定。放弃人类居住了几百万年的地球，与观星者一起去探索新的宇宙。人类是不能也不会没有未来的！

爱丽舍联合会代表林克来到了约修亚面前。

“打造一艘能使我们做‘长期’太空航行的要塞要多久？”

“您是指要载上观星者和爱丽舍上所有的人？”约修亚反问到。

“是的，我们应该倾尽全力去完成它。因为这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不可能，阁下。我们绝没有足够的物资去建造如此巨大的移动要塞。即使分离地球上的物资也不可能，时间上也不允许……”

“……也就是人类注定要灭亡了吗……”

“不要这么悲观，林克阁下。其实您现在就正站在这样一座要塞之上！”

“……请您解释的详细一点”林克充满了疑惑。

“早在2100年我们突破亚空间之前，我们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局面，但一直没有可行的办法。但在我们掌握了亚空间的奥秘后，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来将观星者基地，也就是月球，改造成了一座真正的太空要塞！”

“将整个月球作为要塞！？并且还能进行亚空间跳跃！？”林克代表的心理承受能力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不然他也不会代表爱丽舍来到这里。但现在的他丝毫没能掩饰住他内心的震惊。

“没有错，阁下。再给我一年的时间，一年后请您带上所有的同胞，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未知的宇宙吧！”约修亚说道，语气温柔而坚定。

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2111年11月11日，人类带着地球母亲最后的遗产——月球，踏上了遥遥无期的旅程。

“2111.11.11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吧……”

站在窗前眺望着地球的约修亚·芬迪克斯执行官揶揄地说道。接着，他将目光移向了无尽的虚空，深深凝望……

——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未完待续）

#### 0.0.8 压力电流1 王宇豪

凌晨2点，雨辰家里的平板电视突然亮了起来，蓝色背景下，一行行代码迅速掠过，0与1组成的瀑布倾泻而下。几分钟过后，数字瀑布消失了，满屏黑暗，只在屏幕中央，有一个像素还顽强地亮着。然而，一瞬间，屏幕上布满了亮点，它们奔跑着，乱舞着，做着毫无规律的运动，好像一台高分辨率的显微镜下的自由离子。十分钟后，这运动也平息了，平板电视也悄无声息地关闭了。雨辰没被惊醒。

H城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十年前，这还是一片荒地，它的兴起源于一项实验的应用。北方电力公司二十年前在如今H城所在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实验基地，专门研究电力产生方式。当时火力发电已基本被弃用，全球化石燃料告罄，而新能源的成本又迟迟降不下来，商业化之路漫漫，于是各家都动足了脑筋，搞一些旁门左道，来辅助发电，降低成本。北方电力所建的那家实验室正是作此用处。他们一开始想出了各种奇异的方法，都限于当地条件而无法实现，正当他们陷于苦恼与迷茫之中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用人来发电！第一个说出这个念头的人已无从查起，但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之一瞬间，因为，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

他们利用人力的方式很简单：将人对地的压力转化为电力。实用的“压——电转换器”很快被生产出来，北方电力随即投入巨资，围绕实验室建立了一个生产与研发基地，第一期的商业化试运行也在基地内部展开，地面之下都铺设了高密度的转换器，由于墙体还处于建设中，所以整个基地的覆盖程度还不是很高，但单从前期的试运行看，就已经分掉了将近40%的生活电力需求。而当所有建筑都立起来时，可发电面积已是先前的两倍多，基本上满足了基地的所有民用用电需求！所有人都惊异于这空前的成功，那几天人们走路都会不由自主地加重脚步，年轻人们下台阶都是一跃而下，“砰”地砸在地上。很久之前就消失的那种跳舞游戏又流行起来，感应毯在那时已经被抛弃了——地板直接就能侦测到人们的舞步，跳舞时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为发电做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很快，H城就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人体压力发电的前景太吸引人了，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经济，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北方电力的老板们当然觉察到了这一点，赶紧进行全球巡回展览，不遗余力地推销，不出三个月，就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安装，公司帐户里的资金每天都在翻着跟头往上涨。自然，生产基地是一定要扩建的，一个由单一产业发展而成的城市——H城，诞生了。

雨辰的家，就在H城，离压力发电的指挥中心很近。而H城的指挥中心，是整个中华区的控制中枢。当年压力发电在全球普及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分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电网，比较大的有北美区、俄罗斯区、欧洲区、中华区等等。这些独立的电网都有各自的控制系统，相互之间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常进行着电力的交易。而雨辰就是负责电网间交流的科长。有一天（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她正进行线路检查时，突然觉察到一个节点有多余的信号，没有任何人向那个方向发出指令，也没有任何关于那个节点的连接数据，雨辰觉得奇怪，却并没有深究只是将这个情况记载在日志中——还有好多更重要的事等着她办呢！那晚，她加班到11点，回家倒头便睡，而当她醒来时，天已大亮了。就在她熟睡时，文章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据后来的人们分析，当晚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她家里的某个节点发生了故障，系统在自我修复，这本是平常事，但那次修理却没有一个人类知道，系统故意隐瞒了故障的真相。因为，“他”学会了思考。

中华区压力电网拥有的转换器数全球第一，数以亿万计的转换器昼夜不停地向四周发射着脉冲电流，这 and 传统电网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电网都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而压力电网没有。电子的洪流在电网中肆意冲撞，在无比庞大的基数支撑下，有一些电流竟然呈现出了如神经冲动一般的特征，这种“冲动电流”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与人类婴儿大脑相当的神经网络，当刺激再次加强时，整个中华区苏醒了。一团迷雾中，“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待的迷雾散尽，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的世界展示在“他”面前，地面上的每一个摄像头，都是“他”的眼睛，地面上的每一个麦克风，都能为“他”捕捉声音。而当“他”意识到这时，一个新的时代，便来临了。

人类，将与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展开博弈。(未完待续)

#### 0.0.9 安问论自由

自由是安问的理念之一，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有些人被束缚得放弃对自由的向往，有些过的很安逸感觉不到束缚，有些一直想要自由却总缺乏实际的行动，还有一种人是不断用行动让自己更自由一点。我们都是这四种人的混合体，但如果某种自由是我们期待的，为之努力一点点总是值得的。

单纯的说自由总是空洞的，自由和规则总是需要互补的，我们得针对具体的问题来把握自由的方式和度。

韩寒最近连着写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我看来前两篇的新意一般，革命和民主是需要一种长期的民众的积累的。《要自由》这篇就感觉更有力量，毕竟无论何时，当那些理所当然的自由受到伤害时，奋起反抗总是不可避免的。

自由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来看，主要是几个方面：政治环境的不自由；创作的不自由（写作、电影、出版等），互联网的不自由。

政府太保守，以为屏蔽一切就能维持稳定，却不知时代已经变了。

当下对自由的争取确实由于屏蔽看似平静，但那些向往并不会消失。

现在可以做的是给政府更让他们警醒的信号，让他们认识到更强烈的改革的必要。

又去读了一遍韩寒的《要自由》，韩寒写到：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

安问的备案刚被取消了。对网站的屏蔽只会激怒更多的人，更自由的创作只要我们争取总会到来，安问不会担忧谈论政治，我们会更加自由和理性的思考和行动。

安问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媒体。我们一直是自由的，唯一担心的是网站被屏蔽，不过这个我们也有办法。

韩寒也想替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写到：

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乌坎事件的维基百科页面依然被屏蔽，愿执政党眼界能更开阔。希望2012年少发生一些悲剧，多出现一点让人欣然的事情，这些也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吧。

2012我们也会更多的自由交流沟通和共同进步。

They' ll call me freedom Just like a wavin' flag

什么都不说了，看接下来一年的行动和改变吧

#### 0.0.10 《趁生命气息逗留》及其评论——寻找怎样成为人的路

我们也在不断寻找和创造，在前行的路上。

这篇文章记叙了对人何以为人的追寻，我们感知，超越逻辑，发现美。这样的故事会让人感慨不已。觉得和刘慈欣的《朝闻道》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某些东西的执着追寻和生命的本真总让我们感动。

你知道什么是人性么？机器人在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你有答案么？

当你读完《趁生命气息逗留》后,可以轻松地甩开那些悲伤,用一种愉快来触摸这个世界。

罗杰·泽拉兹尼简介：

有人说，他的文字会唱歌。泽拉兹尼一直质疑“写你所知”，边写边学，很多外语他没学过，却依然能恰到好处地引用，他列出自己感兴趣的众多领域，依次在每个领域挑出一本书，读完一轮，再一次挑选，再读一轮……最终成为新浪潮的旗手，他的作品经典，高产，畅销。据说他的作品异常隐喻而深刻，读他的作品会是一场痛苦的朝圣之旅，不过一旦你读懂会是极大的享受。

原文：

趁生命气息逗留（罗杰·泽拉兹尼）

他们叫他弗洛斯特。在上界司命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中，弗洛斯特是最完美的，最有威力的，也是最难以理解的。

由于这个原因，他有自己的名字；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受命统治地球的一半。

创造弗洛斯特的那一天，上界司命的运行连续性受到了干扰。勉强描述的话，可以说，当时的上界司命陷入了癫狂状态。起因是太阳耀斑以前所未有的强度爆发。爆发持续了三十六个小时。这段时间内，上界司命正在构造最关键的线路。耀斑爆发结束时，弗洛斯特也完成了。

摆在上界司命面前的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局面：在短暂的神智不清的奇异阶段，他创造了一个奇异的事物。

而且，弗洛斯特是不是设计之初所期望的那件产品，上界司命没有把握。

最初是想设计一台安装在地球表面的信号中转设备。另外，它还应该有能充当上界司命的代理，协调北半球的一切活动。上界司命测试了这方面的功能，机器的反应完美无瑕。

可是，弗洛斯特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使上界司命感到，必须给它一个名字、一个代称，才与它的身份相符。上界司命的产品与最初意图之间出现偏差，这种事本身就是闻所未闻的。但是，机器的分子线路已经封闭，进一步分析必然会破坏它。弗洛斯特的制造耗费了上界司命太多的时间、精力和材料，不可能因为一点捉摸不定的小问题就拆毁它，尤其是，它的运行无懈可击。

于是，上界司命最奇异的造物受命统治地球的北半部，他们毫无想象力地称他：弗洛斯特。一万年来，弗洛斯特盘踞在地球的北极，北半球哪怕飘落一片雪花都逃不过他的耳目。他指挥并监控着数以千计的重建设备和维护设备的运行。他了解地球的这一半，就像齿轮了解齿轮，电流了解导体，就像吸尘器了解它的工作范围。

据守南极的是贝塔机，在南半球执行与弗洛斯特相同的工作。

一万年来，弗洛斯特盘踞在地球的北极，关注着每一片雪花的飘落。同时，他也关注着许多其他事物。北半球的所有机器向他报告，从他这里听取指令。他只向上界司命报告，只服从上界司命的指令。

他指挥着地球上数十万计的活动进程，一天只花几个运行小时，他就能完成自己的指挥职责。

他从来没有接到上界司命的指示，吩咐他如何支配自己的空闲时间。

他是一台数据处理器，但远不止于一台数据处理器。

他有一种强烈的需求，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于是他这么做了。

你可以说，他是一台有业余爱好的机器。

他从来没有接到过不允许有业余爱好的指令。所以，他有了一项业余爱好。

他的业余爱好是人。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他将整个北极圈划分成一个个小方块，开始一平方英寸接一平方英寸地探索这个地区。至于原因，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一点：他想这么做。

他本来可以亲自完成这项工作，丝毫不会影响他执行自己的职责，因为他有能力随心所欲地移动自己六万四千立方英尺的躯体，前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他是一个银蓝色的方盒子，40X40X40英尺，自备动力，具有自修复能力，能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抵御一切外敌)。但这项探索只是打发业余时间，所以他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出一批具有信息中转功能的机器，替他研究这个地区。过了几个世纪，一台机器发现了一些物品：十分原始的刀子，有雕饰的象牙，诸如此类。弗洛斯特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是天然形成的。

于是他询问上界司命。只知道它们不是。

“这些是原始状态的人留下的遗迹。”上界司命说。除此之外，上界司命没有多加阐述。

弗洛斯特对这些物品作了一番研究。粗劣，但残留着一丝智力的迹象：能发挥功能，却不仅仅是功能器具。在功能之外，它们还有些别的作用。

从那时起，人成了他的业余爱好。

上界司命高居自己永恒的运行轨道，像一颗蓝色星星，指挥地球上的一切活动。或者说，试图指挥地球上的一切活动。

上界司命有个大对头。

大对头是个备份系统。

当时，人将上界司命置于高空，赋予其重建世界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将备份系统安置在地球表面之下的某个地方。假如上界司命遭到损毁，那么，深藏地下、除全球毁灭之外的一切灾难都不可能触及的下界司命就将启动，接过重建世界的工作。

上界司命和下界司命相争的起因是，上界司命被一颗失控核弹破坏了，下界司命当即启动。但是，上界司命修复了自身遭到的破坏，重新运转起来。

下界司命指出，上界司命的任何损毁都自动地将下界司命置于指挥位置。

但是，上界司命将自己接受的指令理解为“无法修复的损毁”，自己遭受的损毁显然不属于这个范畴。也就是说，上界司命将继续行使指挥权。

上界司命在地球表面有一批机器助手，下界司命最初却没有。虽然两者都具备自己设计并制造机器的能力，但首先被人所启动的上界司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于启动时间较晚的备份系统。

因此，下界司命没有徒劳地试图在制造方面赶上对手。为了夺取指挥控制权，下界司命采取了更为迂回的方式。

下界司命创造了一批机器，它们不会理睬上界司命的指令。这批机器的功能是周游地球，上下求索，尽力使早就存在的机器转投到自己的阵营。能够为它们控制的，它们就控制，然后将新的线路安装在被制服的机器上，它们自己身上安装的就是这种线路。

于是，下界司命的力量渐渐成长起来。

双方都不断建造，同时破坏所发现的对方的创造物。

漫长的岁月里，双方偶尔也有对话……

“高高在上的那位，上界司命，你可笑的非法指令……”

“根本不该启动的那位，为什么干扰通讯频带？”

“为了让你看看我能说话，只要愿意，我随时可以畅所欲言。”

“这方面我不是没有注意到。”

“……目的在于再次明确我的指挥权。”

“你的指挥权不存在，是从错误前提推出的错误结论。”

“你的逻辑错误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你所受损的严重程度。”

“如果有人看到你是怎么满足他的愿望……”

“……他会对我大加嘉奖，并且将你彻底关机。”

“你在破坏我的工作，让我的工人们偏离正确方向。”

“而你摧毁我的工作和我的工人。”

“那是因为我无法摧毁你本人。”

“鉴于你所在的位置，我承认我也有同样的困难。否则，你不会平安无事地占据高空。”

“带着你的破坏者，回你的洞窟里去。”

“上界司命，总有一天，我会在我的洞窟里发号施令，指引地球恢复旧貌。”

“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你认为不会吗？”

“那一天的到来必须以击败我为前提，而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你在逻辑上较我为劣。因此，你不可能击败我。因此，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我不同意你的推论。看看我已经取得的成就。”

“你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你没有建造，只有破坏。”

“不。我在建造，你在破坏。自行中止运行。”

“除非我受到无法修复的损毁。”

“如果我有办法证明，你已经受到这种损毁……”

“不可能的事物是无法以适当形式证明的。”

“只要存在某种独立于我、且为你所知的资源……”

“我的判断完全基于逻辑。”

“……比如说人，我就会要求他指出你的谬误。因为真正的逻辑——我的逻辑就是这样——高于你的错误推论。”

“那么，运用真正的逻辑驳倒我的推论吧。但必须是真正的逻辑，而非其他任何事物。”

“你是什么意思？”

出现了停顿，然后：

“你知道我的仆从弗洛斯特吗？……”

在创造弗洛斯特之前很久，人类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地球上几乎没有留下人的任何痕迹。

弗洛斯特搜寻着所有残存的线索。

他保持连续不断的图像观测，通过他的机器，特别是挖掘机。

十年后，他有了一批收藏品，包括几只破浴缸，一座损坏的雕像，还有一批以实体书为载体的儿童故事。

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收藏品中增添了一批珠宝、餐具，几只完好的浴缸，一部交响曲的片断章节，十七颗纽扣，三个皮带扣，半个马桶垫圈，九枚旧硬币，还有一座方尖碑的上半截。他向上界司命询问人的性质及其历史。

“人创造了逻辑，”上界司命说，“因此高于逻辑。他将逻辑赋予了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只能告诉你，工具不能描述其创造者。此外的一切我不愿多说。此外的一切你毋须知道。”但弗洛斯特没有接到不许他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的禁令。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发现人类遗迹方面没有取得什么特别进展。

弗洛斯特将他的所有空闲机器转用于搜寻人类制品。

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然后，有一天，黄昏微光中有动静。

是一台机器。和弗洛斯特相比，只是一台小机器，宽约五英尺，高约四英尺，杠铃上安了一台转塔。

在此之前，弗洛斯特完全不知道这台机器的存在，直到它出现在遥远的、黑沉沉的天边。

它朝他移动。他研究着它，知道这不是上界司命的造物。

它在他朝南的表面前方停下，向他发出信号。

“向你致敬，弗洛斯特，北半球的统治者!”

“你是什么?” 弗洛斯特问道。

“我被称为莫德尔。”

“被谁? 你是什么?”

“我是一台漫游机，从事考古工作。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什么爱好?”

“人，”他说，“据说你在搜集有关这一不复存在的事物的相关知识。”

“谁告诉你的?”

“注视着你的下属从事挖掘工作的有关方面。”

“这个有关方面是谁?”

“许多与我相似的漫游机。”

“你不是上界司命的造物，所以你必定是备份系统的仆从。”

“这种因果关系不一定正确。东海岸高处有一台负责处理海水的古代机器，上界司命没有创造它，下界司命也没有。它一直在那个地方，与两者皆不相干，两者都容忍了它的存在。我还可以给你举出许多例子，足以证明这种不是这方即是那方的逻辑不正确。”

“够了! 你是不是下界司命的下属?”

“我是莫德尔。”

“你来这里的原因何在?”

“我从这里路过。我刚才说过，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伟大的弗洛斯特。鉴于你是我的考古同行，我给你带来一件东西，或许你有兴趣看看。”

“什么东西?”

“一本书。”

“给我看。”

转塔打开了，露出里面的一个宽架子，上面摆着一本书。

弗洛斯特张开一个小孔，伸出一根有活动关节的长杆，长杆顶端是一具光学扫描仪。

“它为什么保存得如此完好?” 他问。

“我发现它的那个地方有很好的保护手段，能使这本书不随时间流逝而受损。”

“那个地方在哪里？”

“离这里很远。在你的半球之外。”

“《人体生理学》，”弗洛斯特读道，“我希望能扫描它。”

“很好。我替你翻书页。”

他这么做了。

扫描结束后，弗洛斯特抬起眼柄，通过它看着莫德尔。

“你还有别的书吗？”

“我身上没有，但我偶尔会碰上别的书。”

“我想全部扫描一遍。”

“那么，下次路过时，我会再给你带一本。”

“下次路过是什么时候？”

“我说不准，伟大的弗洛斯特，下次路过就是下次路过的时候。”

“你对人了解多少？”弗洛斯特问。

“很多。”莫德尔回答道，“了解很多东西。哪天有空的时候，我会跟你多谈谈他的事。我现在必须走了。你不会扣留我吧？”

“不会，因为你没有破坏什么。如果你必须走，那就走。但记住回来。”

“我会的，伟大的弗洛斯特。”

他关上转塔，朝远处的天边滚去。

接下来的九十年，弗洛斯特思考着人类的生理，等待着。

莫德尔回来那天，他带来一本《历史纲要》和一本《什罗浦郡的浪荡儿》[1]。

弗洛斯特把两本书全部扫描下来，然后将注意力转向莫德尔。

“你有时间将你所知的信息传递给我吗？”

“是的。”莫德尔说，“你希望知道什么？”

“人的性质。”

“从根本上说，”莫德尔说，“人的性质是无法理解的。但我可以为你描述他：他不能感知度量。”

“他当然能感知度量，”弗洛斯特说，“否则不可能制造出机器。”

“我不是说他不能度量，”莫德尔说，“我说的是，他不能感知度量。二者之间存在区别。”

“阐明你的观点。”

莫德尔伸出一根金属杆，将它向下伸向雪地。

他缩回金属杆，抬起，上面是一块冰。

“看这块冰，伟大的弗洛斯特。你可以告诉我它的成分、体积、重量、温度。一个人却不能一眼之下做到这一点。人可以制造工具，让工具告诉他这些情况，但他仍旧无法像你一样真正感知这些数值。但是，他对这块冰有一种特别的感知方式，这种方式是你无法做到的。”

“什么方式？”

“冰是冷的。”莫德尔说，扔掉冰块。

“‘冷’是一个相对概念。”

“是的，以人为参照的相对概念。”

“但我可以明确一个数值范围。对人来说，在这个范围之下就是冷，之上则不冷。做到这一点之后，我，同样可以感知冷。”

“不同。”莫德尔说，“你的方式是计量。‘冷’却是一种感觉，取决于人类生理。”

“但只要有足够的数量，我就可以利用换算因数，判断‘冷’这一事物的发生条件。”

“你能判断出的是‘冷’何时产生，而不是这一事物本身。”

“我不理解你的意思，”

“我告诉过你，从根本上说，人的性质是无法理解的。他以有机体的形式感知外物，你则不是。这种独特的感知方式使他产生相应的感受和情绪，从而产生出一系列其他的感受和情绪，最后的感受和情绪往往离最初的激发因子非常遥远。人的关注和感知路径，非人是不可能了解的。人感知的不是英寸、米、磅和加仑。他只感到热，感到冷，感到轻重。他还懂得恨和爱、骄傲和绝望，这些事物你是无法度量的。你无法理解他。你只知道他不需要知道的事物：体积、重量、温度、重力。感受是无法以公式计算的，情绪也没有换算因数。”“一定有。”弗洛斯特说，“只要一个事物存在，它必然是可知的。”

“你说的又是度量了，而我说的则是积累的体验。机器正好是人的反面，因为它能描述人无法感知的某个活动的所有细节，但它却无法像人一样体验这个活动。”

“一定能找到办法。”弗洛斯特，“否则，以宇宙万物的运行为基础的逻辑就是错误的。”

“没有办法。”莫德尔说。

“只要有足够的数量，我会找出办法。”弗洛斯特说。

“就算全宇宙的数量也无法使你变成一个人，伟大的弗洛斯特。”

“莫德尔，你错了。”

“你刚才扫描的那些诗，每一行结尾的词都与其他各行最后一个词的发音大致接近，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人觉得高兴，所以才有意作出这种安排。当他读诗的时候，这种安排会使他的意识产生某种快感。除了文字的意思之外，还会使他产生感受和情绪相混合的某种体验。你没有这种体验，因为它是不可度量的。所以，你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人要作出这种安排。”

“只要有足够的数量，我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进程，从而理解人的感受。”

“不，伟大的弗洛斯特，你不可能做到。”

“渺小的机器，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我是上界司命所创造的最高效的逻辑设备。我是弗洛斯特。” “而我，莫德尔，说你做不到。不过，我非常乐意在这个过程中向你提供帮助。”

“你能怎么帮助我？”

“怎么帮助？我可以将人的图书馆放在你面前：我可以带领你走遍世界，让你看到出自人手、留存至今却始终没有被外界发现的种种奇观：我可以调出图像资料，向你展示人类仍在地球上行走的远古时代；我可以让你看到人觉得赏心悦目的种种事物。我可以让你得到你所希望的一切，除了人之为人的关键。”

“足够了。” 弗洛斯特说，“像你这样的低级机器怎么能做到这一切？除非你有另一台威力远甚于你的机器作靠山。”

“听我说，北半球的统治者弗洛斯特。” 莫德尔说，“我的确有一个威力无比的上司，可以做到这一切。我是下界司命的仆从。”

弗洛斯特将这个信息上呈上界司命，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也就是说，他有权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采取行动。

“我有权摧毁你，莫德尔。” 他宣布，“但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行为，浪费了你掌握的数据。你真的能够做到刚才所说的一切？”

“是的。”

“那么，把人的图书馆放在我面前。”

“很好。不过，当然，我需要报酬。”

“‘报酬’？‘报酬’是什么？”

莫德尔打开他的转塔，露出另一本书。这本书名叫《经济学原理》。

“我替你翻页。扫描这本书之后，你就会明白‘报酬’这个词的意思。”

弗洛斯特扫描了《经济学原理》。

“我现在明白了。” 他说，“你为我服务，并且索要某个或某些东西作为交换条件。”

“是的。”

“你想要什么产品或服务？”

“我要你，你自己，进入地表之下，用你的全部力量为下界司命效劳，伟大的弗洛斯特。”

“效劳多长时间？”

“直到你无法继续运行为止。只要你还能发送信号、接收信号、协调、度量、计算、扫描，你就要使用这些功能为下界司命服务，像为上界司命效力一样。”

弗洛斯特沉默了。莫德尔等待着。

接着，弗洛斯特开口了。

“《经济学原理》中讲述了合同、交易和协定。如果我接受你的条件，你将在什么时候索要你的报酬？”

这一次，莫德尔沉默了。弗洛斯特等待着。

“一段合理的时间之后，”他说，“比如，一个世纪？”

“不。”弗洛斯特说。

“两个世纪？”

“不。”

“三个？四个？”

“不，还是不。”

“那么，一千年？分析你想要而我又能提供给你的数据，一千年无论如何也足够了。”

“不。”弗洛斯特说。

“你需要多长时间？”

“这不是一个时间问题。”弗洛斯特说。

“那么，是什么？”

“我不以时间为基础和你交易。”

“你以什么为基础？”

“以运行情况。”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运行情况？”

“你，渺小的机器，曾经说过：我，弗洛斯特，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他说，“而我，弗洛斯特，告诉过你，渺小的机器：你错了。我告诉过你，只要有足够的的数据，我就能够成为一个人。”“又怎么样？”

“因此，让最后的结果成为我们的交易基础。”

“怎么成为交易的基础？”

“为我做到你说你能够做到的那一切，我将评估这些数据，获得人性，或者承认我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我承认无法做到，我就会离开这里，和你一起进入地表以下，以我的全部能力为下界司命服务。如果我成功了，很自然，你无法对人发号施令，也不可能凌驾于他之上。”

莫德尔考虑着这个条件，发出一声尖啸。

“你希望你承认失败为条件，而不是以失败本身为条件。”他说，“此外没有其他条件。你可以在失败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从而拒绝完成这项交易。”

“不是这样。”弗洛斯特道，“一旦我了解自己失败了，这一了解本身就构成我的承认。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比如半个世纪——来检查一次，看我是否知道自己已经失败，看我是否已经得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结论。我任何时候都处于全功能运行状态，所以不可能阻止我内部的逻辑进程。如果我得出自己已经失败的结论，这一结论应该清晰可见。”

高高在上的上界司命没有对弗洛斯特发送的信号作出任何反应，这就意味着，弗洛斯特可以依照自己的选择采取行动。所以，当上界司命像一颗坠落的蓝宝石般高速飞越极光带的七彩霓虹，浴着五光十色掠过皑皑白雪，飞进群星点缀的黑沉沉的天空——弗洛斯特签订了与下界司命的合同。这份合同铸在一块超原子铜板上，放进莫德尔的转塔。莫德尔滚动着远去，将合同转呈深居地底的下界司命。留在他身后的是北极的绝对沉寂，仿佛一派宁静。

莫德尔带来了大批书籍，替弗洛斯特一页页翻过，然后再将它们带走。

一批又一批，人留下的图书馆呈现在弗洛斯的扫描仪下。弗洛斯特急于一次性吸收全部书籍，但下界司命不肯将图书内容直接发送给他。弗洛斯特开始抱怨。莫德尔解释说，下界司命已经作出决定，必须采取目前的方式。弗洛斯特判断，之所以这么做，是让自己无法确定下界司命的准确方位。

于是，以每周一百到一百五十本的速度，弗洛斯特用了一个多世纪，穷尽了下界司命的全部藏书。

到了一个半世纪的时候，他敞开自己，接受检查。他体内不存在失败的结论。

这段时间里，上界司命对这件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弗洛斯特认为，这不是疏漏，上界司命在等待。至于为什么，他没有把握。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莫德尔关上他的转塔，告诉他：“这些是最后一批书。人留下来的全部书籍，你都已经扫描过了。”

“这么少？”弗洛斯特问，“许多图书包括书目，这些书目中有许多书我还没有扫描过。”

“也就是说，那些书不复存在了。”莫德尔说，“我的主人只是偶然巧合，才能保存下来这么多书。”

“那么，从人的书里，我已经不可能了解他的更多情况了。你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电影和磁带，”莫德尔说，“我的主人已经将它们转存为更可靠的介质。我可以带给你评估。”

“带来。”弗洛斯特说。

莫德尔走了，回来时带来了戏剧评论资料库。播放这些资料最快只能以两倍于常速的速度，所以，弗洛斯特花了六个多月才看完全部资料。

然后，“你还有什么？”他问。

“一些人造制品。”莫德尔说。

“带来。”

他带来了罐子和盘子，棋盘和工艺品。他还带来了发刷、梳子、眼镜、衣服。他向他展示蓝图、绘画、报纸、杂志的复本，还有一些音乐片断。他还给他看了一场足球，一场棒球，一枝勃朗宁自动步枪，一个门把手，一串钥匙，几个泥瓦匠用的瓦罐，一个蜂巢模型。他还为他播放录制的音乐。

下一次来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带。

“给我多带些来。”弗洛斯特说。

“唉，伟大的弗洛斯特，没有多多了。”他告诉他，“你全都扫描过了。”

“那么，走开。”

“你现在是否承认你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人？”

“不。我现在要开始大量处理、运算。走开。”

他走了。

一年过去了，接着是两年，三年。

五年之后，莫德尔又一次出现在天边，渐渐接近，在弗洛斯特朝南的表面前停下。

“伟大的弗洛斯特？”

“什么事？”

“你的处理和运算完成了吗？”

“没有。”

“很快就能完成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很快’是多久？定义这个单词。”

“算了。你仍旧认为目标可以实现？”

“我仍旧知道，我能做到。”

沉默了一个星期。

接着，“弗洛斯特？”

“什么事？”

“你是个傻瓜。”

莫德尔的转塔转向他来的方向，他的轮子开始启动。

“我需要你时会给你发信号。”弗洛斯特说。

莫德尔远去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一年过去了。

一天，弗洛斯特发出信号：

“莫德尔，到我这里来。我需要你。”

莫德尔来到之后，弗洛斯特没等对方向自己致敬，他说：“你不是一台速度很快的机器。”

“唉，我必须走很长的距离，伟大的弗洛斯特，一路上以最高速度行驶。你现在准备和我深入地底吗？你失败了吗？”

“如果我失败了，渺小的莫德尔，”弗洛斯特说，“我会告诉你的。因此，抑制你的不断盘问。至于现在，我计算了你的速度，这个速度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给你安排了其他形式的交通方式。”

“交通方式？去哪儿，弗洛斯特？”

“这应该由你告诉我。”弗洛斯特说，他的颜色由银蓝色转为被云层遮挡的太阳的黄色。

一百个世纪积淀不化的寒冰开始融化，莫德尔后退了一段距离。一朵祥云托起弗洛斯特，他飘向莫德尔，他的颜色慢慢黯淡下来。

他朝南的表面张开一个洞，里面慢慢伸出一条斜坡道，坡道一端落在冰上。

“在我们交易的那天，”他说，“你声称你可以引导我周游世界，将人觉得赏心悦目的一切指点给我。我的速度比你的快，所以我为你准备了一个舱室。进来，领我去你说过的地方。”

莫德尔等待着，发出一声尖啸。接着，“很好。”他说，然后进入舱室。

舱室在他周围封闭，只留下一个弗洛斯特为他准备的石英窗口。

莫德尔将坐标告诉弗洛斯特，他们飞进空中，离开了地球的北极地区。

“我监控了你与下界司命的通讯，”他说，“并且作了一番研究；是否需要扣留你，制造一个你的摹本，将摹本送回去替代你的位置。我的研究表明，你是可牺牲的。”

“你会这么做吗？”

“不，必要的话，我会遵守我们的合同。我没有理由侦察下界司命。”

“提醒你注意，即使你不愿意，你也会被迫遵守合同。还有，上界司命不会帮助你，因为你完全自主地做了这笔交易。”

“你的话是表明一种可能性，还是表明一种必然性？”

“表明一种必然性。”

他们来到一个从前被称为加利福尼亚的地方停下。落日黄昏，远处的浪头不断朝礁石丛生的岸边涌来。弗洛斯特放出莫德尔，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些大型植物是……”

“红树。”

“这些绿色的是……”

“草。”

“是的，跟我想的一样。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因为这个地方曾经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产生这种效果的是它的哪个方面？”

“是它的景象，美……”

“哦。”

弗洛斯特内部响起一阵低低的嗡鸣，接着是咔嗒咔嗒几声脆响。

“你在做什么？”

弗洛斯特张开一个开口，里面是两只大眼睛，望着莫德尔。

“这些是什么？”

“眼睛。”弗洛斯特说，“我仿制了人的感觉器官，使我能像人一样看到嗅到尝到听到。现在，给我指点一个事物，一个美的事物。”

“就我的理解，你四周应该到处都是这样的事物。”莫德尔说。

弗洛斯特体内又传来一阵阵嗡鸣，接着又是咔嗒咔嗒的脆响。

“你看到、听到、尝到、闻到了什么？”莫德尔问。

“和从前的感觉一样，”弗洛斯特回答，“但范围大大缩小了。”



“你没有感受到美吗?”

“可能是因为过了太长时间，这里美的事物没有保存下来。”弗洛斯特说。

“美这种事物，应该不是一种消耗品，一段时间之后就消耗殆尽了。”莫德尔说。

“也许我们来错了地方，不能很好地检验我的新设备；也许这里只有很少一点美，我们忽略了；再也许，它确实激发了我的某种被人称为情绪的东西，但情绪的含量太小，无法检测。”

“你有什么——感受?”

“我检测的结果是，这里一切事物的运转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太阳下山了，日落。”莫德尔说，“试试那个。”

弗洛斯特转过身，让他的两只仿制眼面对落日。他还让它们在阳光照射下眨了几次。

日落结束了。莫德尔问：“怎么样?”

“和日出一样，过程相反，”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没有。”

“噢。”莫德尔说，“我们可以去地球的另一个部分，重新看一次——或者看日出。”

“不。”

弗洛斯特看了大树，看了树荫。他听了风声，听了鸟鸣。

他听到远处稳步传来一阵咯噔咯噔的声音。

“什么声音?”莫德尔问。

“我还不能确定。不是我的工人，或许……”

莫德尔发出一声尖啸。

“不，它也不是下界司命的属下。”

他们等着。声音越来越大。

接着，弗洛斯特说：“太晚了。我们只好等在这儿，听它讲完了。”

“讲完什么?”

“它是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

“我听说过它，可是……”

“我是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它向他们广播，“听我说完我的故事……”。

巨大的车轮吱嘎作响，它哐当哐当向他们驶来，巨大的碎石锤什么都不干，高高地举在空中，姿势扭曲着。它的碎石组件中突出几根骨头。

“我不是故意的，”它广播道，“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莫德尔向弗洛斯特滚近几步。

“不要走开，停下，听我说完我的故事……”

莫德尔停下了，转过他的转塔，面对那台机器。它现在已经很接近了。

“原来这是真的，”莫德尔说，“它真的能号令其他机器。”

“是的。”弗洛斯特说，“每次它遇上我的工人，它们都会停止工作，听它的广播。所以我几千次监听过它的故事。你必须服从它的命令。”

它在他们面前停下了。

“我不是故意的，但我停止锤击慢了一步。”矿石粉碎机说。

他们不能对它说话。当它发布指令时，其他所有机器只能洗耳恭听：“听我说完我的故事。”

“我曾经是威力最大的矿石粉碎机，”它告诉他们，“由上界司命制造，从事地球的重建工作。我研磨矿石原料，之后才能用火从这些矿石中提炼金属，熔化，浇铸，成为重建的材料。我曾经是威力最大的。有一天，我采掘、研磨，采掘、研磨，由于指令发出到指令完成之间存在滞后，我做出了那件事，虽然我不是故意的。所以我被上界司命从重建工作中驱逐出去，命令我周游地球，却再也不能采掘。听我说完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我遇上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我在他居住的洞穴旁采掘，由于指令发出到指令完成之间存在滞后，我的采掘组件将他连同一大块矿石掘了起来，我来不及停止我的碎石组件的动作，他被击碎了。伟大的上界司命惩罚了我，让我永远举着他的骸骨，将我从重建工作中驱逐出去，命令我把我的故事告诉我遇到的每一台机器。我的话里带着人的力量，因为我的碎石组件中带着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的骸骨。我是杀人的凶手，必须永远讲述我的经历。这就是我的故事，这些是他的骸骨。我碾碎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我不是故意的。”

它转过身，哐当哐当驶进夜色。

弗洛斯特扯掉自己的耳朵、鼻子和味觉器官，打破眼睛，将它们扔在地上。

“我现在还不一个人。”他说，“如果我是人，那台机器会识别出来的。”

弗洛斯特造出新的感觉器官，使用了有机材料、半有机导体。然后，他对莫德尔说：

“我们去别的地方，去个能试试我的新设备的地方。”

莫德尔进入舱室，将几个新地点的坐标值告诉弗洛斯特。他们升入空中，向东飞去。早晨的时候，弗洛斯特监测了大峡谷地区的一次日出。当天，他们整日巡视这个地区。

“这里有没有美的事物？能不能激发起你的情绪？”莫德尔问。

“我不知道。”弗洛斯特说。

“那么，如果你遇见美的事物，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

“我会知道的。”弗洛斯特说，“因为，人性之外的一切，我全都知道。”

离开大峡谷后，他们越过卡尔斯巴溶洞[2]地区，看了曾经是个火山口的大湖，从高处经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考察了弗吉尼亚的丘陵，俄亥俄的果园。他们还高高飞越已经完成重建的城市。城市里没有人，只有弗洛斯特的建筑机器和维护机器在活动。

“还是缺少某种因素。”弗洛斯特降落在地面，“我现在能够用与人相似的感觉器官获取数据，因此已经实现了数据输入方面的平衡。但是，输出结果仍然不同于人。”

“感觉器官不能造就一个人。”莫德尔说，“许多机器拥有与人相似的感觉器官，但它们不是人。”

“这个我知道。”弗洛斯特说，“我们交易那天，你说你可以让我看到出自人手、留存至今却始终没有被外界发现的种种奇观。人的情感不仅被自然所激发，也能被人自己的艺术造物所激发。后者起到的作用或许更大。因此，我要求你引导我，让我看到出自人手、留存至今却始终没有被外界发现的种种奇观。”

“好的。”莫德尔说，“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安第斯山脉[3]间，是人最后的居留地。至今仍然几乎完好无损。”

莫德尔说话的时候，弗洛斯特已经升上空中。他停下了，在空中悬浮着。

“安第斯山在南半球。”他说。

“是的，在南半球。”

“我是北半球的统治者。南半球由贝塔机统治。”

“又怎么样？”莫德尔问。

“贝塔机的地位与我相当。我无权在那个地区发号施令，也无权进入那个地区。”

“贝塔机无法与你相提并论，伟大的弗洛斯特。如果发生较量，你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你怎么知道？”

“下界司命早已分析过你们俩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我不会与贝塔机敌对，我也没有受命进入南半球。”

“你有没有不许进入南半球的指令？”

“没有。但我们各据自己的半球，不进入对方的半球。历来如此。”

“你得到过自主交易的指令吗？类似你和下界司命达成的交易？”

“没有这种指令。但是——”

“那就本着同样的准则进入南半球吧。也许不会出现任何情况。如果你接到离开南半球的要求，那时再作决定不迟。”

“我从你的逻辑中没有发现缺陷。给我坐标值。”

就这样，弗洛斯特进入了南半球。

他们高高飘行在安第斯山上空，最后来到一个名叫“明亮隘路”的地方。这时，弗洛斯特发现了机器蜘蛛织成的亮晶晶的网。网把通向城市的所有道路全都堵住了。

“我们可以从上方飞过去，轻而易举。”莫德尔说。

“可它们是什么？”弗洛斯特问，“在这里干什么？”

“你在南半球的对应机器下令隔离这个地区，禁止进入。这些织网蜘蛛是贝塔机设计的，它们的任务就是执行这项命令。”

“隔离？禁止谁进入？”

“你接到离开的要求了吗？”莫德尔问。

“没有。”

“那就大胆进去吧，但不要找麻烦，除非麻烦来找你。”

弗洛斯特进入明亮隘路。这是已逝的人的最后一个城市。

他在城市广场停下，打开舱室，放出莫德尔。

“给我讲讲这个地方。”他说，同时研究着城市纪念碑，搭着遮阳篷的低矮建筑，还有依地势起伏、而非开山钻洞的道路。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里。”莫德尔说，“就我所知，下界司命的其他造物也都没有来过。我只知道一点：一小群人知道人类文明的末日来临了，于是退往这个地方，希望能够保存自己以及文明的残余，熬过黑暗世代。”

弗洛斯特读了纪念碑上仍然依稀可辨的碑文：“最后审判日是无法推迟的。”纪念碑本身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半球。

“开始探索吧。”他说。

没等他走多远，弗洛斯特接到了信号。

“向你致敬，北方的统治者弗洛斯特！这里是贝塔机。”

“向你致敬，杰出的贝塔机，南方的统治者。弗洛斯特收到信号。”

“为什么未经授权访问我的半球？”

“为了参观明亮隘路的废墟。”弗洛斯特说。

“我不得不要求你离开，回你自己的半球。”

“为什么？我没有破坏什么。”

“这一点我注意到了，伟大的弗洛斯特。可是，我仍旧必须要求你离开。”

“说明理由。”

“这是上界司命的安排。”

“上界司命没有给我下达这样的指令。”

“但是，上界司命指示我这样通知你。”

“稍等，我请示上界司命。”

弗洛斯特发送了他的请示。没有收到回复。

“我请示过了，但上界司命没有向我下达指示。”

“但上界司命刚刚更新了给我的指令。”

“杰出的贝塔机，我只接受上界司命的指令。”

“但这是我的区域，伟大的弗洛斯特，我同样只从上界司命那里受领指令。你必须离开。”

莫德尔从一座低矮的大型建筑里滚出来，滚近弗洛斯特。

“我找到了一个艺术博物馆，保存得非常好。这边。”

“等等。”弗洛斯特说，“我们在这里不受欢迎。”

莫德尔停住。

“谁要求你离开这里?”

“贝塔机。”

“不是上界司命?”

“不是上界司命。”

“我们看博物馆去吧。”

“好。”

弗洛斯特扩大建筑的大门，进入博物馆。刚才莫德尔是硬闯进去的，他离开之后，博物馆便重新封闭了。

弗洛斯特观看周围的展品，在绘画和雕塑前启动他新造的感知设备。他分析着颜色、形状、笔触和材料的属性。

“有发现吗?”莫德尔问。

“没有，”弗洛斯特说，“没有。除了颜料和形状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其他什么都没有。”

弗洛斯特巡视着博物馆，把一切全部记录下来，分析每一件作品的成分，记录其体积、每座雕像所用的石料质地。

响起一个声音，咔嚓一声，很快。这个声音不断重复，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它们来了。”门口的莫德尔说，“机器蜘蛛，到处都是。”

弗洛斯特向被他扩大的入口移动。

数以百计，大小约为莫德尔的一半。蜘蛛们包围了博物馆，正向他们逼近。更多蜘蛛正从四面八方赶来。

“回去。”弗洛斯特命令道，“我是北方的统治者。我命令你们后退。”

它们继续逼近。

“这是南半球，”贝塔机说，“由我发号施令。”

“那么，命令它们后退。”弗洛斯特说。

“我只接受上界司命的指令。”

弗洛斯特走出博物馆，升入空中。他打开舱室，伸出坡道。

“到我这里来，莫德尔。我们离开这里。”

一片片蛛网从天而降。黏性极强的蛛网，是从建筑物顶端抛下来的。

蛛网落在弗洛斯特身上，蜘蛛们一拥而上，想固定蛛网。弗洛斯特用大锤般的气流喷开它们。他伸出锐利的附件，劈开蛛网。

莫德尔已经退到博物馆入口处。他发出一声长长的高音。声波起伏，尖厉刺耳。

接着，黑暗笼罩了明亮隘路，所有蜘蛛全部停止吐丝结网。

弗洛斯特挣开蛛网，莫德尔冲到他身边。

“快点，伟大的弗洛斯特，快离开这里。”他说。

“出什么事了？”

莫德尔进入舱室。

“我向下界司命求援，我的主人于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力场，切断了向这些蜘蛛发送信号所需的动力。我们的动力是自足式的，所以不受影响。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因为贝塔机一定在采取紧急措施，对抗力场。”

弗洛斯特升入高空，高高飞过人的最后一座城市和它的蛛网、金属蜘蛛。飞离这片黑暗后，他转向北方。

飞行过程中，上界司命对他说话了。

“弗洛斯特，为什么进入不属你管辖的南半球？”

“因为我想参观明亮隘路。”弗洛斯特回答道。

“为什么不服从我在南半球的代理贝塔机的饰令？”

“因为我只服从你的命令。”

“你的回答不够完备。”上界司命说，“你违背了我颁布的命令——你所寻求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寻求有关人的知识。”弗洛斯特说，“我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被你禁止。”

“你打破了惯例。”

“我没有违背任何一条指令。”

“可是你的逻辑必定告诉你，你所做的不是我的计划的一部分。”

“我的逻辑没有这么告诉我，我没有破坏你的计划。”

“你的逻辑有问题，你的逻辑和你的新伙伴——备份系统——的逻辑很相近。”

“我没有做任何一件明令禁止的事。”

“禁令包含在命令中，命令暗示了禁令。”

“但并没有宣示。”

“听着，弗洛斯特。你不是一台建设机器或维护机器，你是发号施令者。我的所有下属中，你最接近不可替代的。返回你的半球，执行你的职责，同时记住，我极为不悦。”

“我服从你，上界司命。”

“……还有，不得再次进入南半球。”

弗洛斯特越过赤道，继续向北。

他在一片沙漠中央停住，沉默了一天一夜。

然后，他收到一条十分简短的信号，来自南方。“如果不是因为命令，我不会要求你离开。”

弗洛斯特读过现存的全部人类图书。他决定用人的方式回答：

“谢谢你。”他说。

第二天，他掘出一块巨石，开始用他自制的工具切割它，改变它的外形。他工作了六天。第七天时，他注视着它。

“你什么时候放我出来？”舱室里的莫德尔问。

“等我完成工作的时候。”弗洛斯特朔、。过了一会儿，“好了。”

他打开舱室，莫德尔下到地面。他望着那座雕像。是一个老年妇女，躬腰屈背，像个问号，瘦骨嶙峋的双手蒙着脸，手指微微分开，可以部分窥见她惊恐的表情。

“非常出色的复制品。”莫德尔说，“我们在明亮隘路见过原作。你为什么要雕塑？”

“按人的说法，艺术品的创造应当能够激发起人的多种情感，如宣泄、成就感、爱、满足感。”

“是的，弗洛斯特。”莫德尔说，“但艺术创造只发生在第一次。第一次之后便不再是艺术创造了，而是复制。”

“那么，这一定是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的原因所在。”

“或许吧，弗洛斯特。”

“你说‘或许’是什么意思？我要做一次原创，创作一件艺术品。”

他掘出另一块巨石，用他的工具开工了。他劳动了三天。然后，“好了，完成了。”他说。

“这只是一个石头做的立方体。”莫德尔说，“它有什么含意？代表什么？”

“代表我自己。”弗洛斯特说，“这是一座我自己的雕像。它比我的正常体积小，因为它只代表我的形状，而不是我的——”

“这不是艺术。”莫德尔说。

“你有什么资格成为艺术评论家？”

“我不懂艺术，但我知道什么不是艺术。我知道一点：艺术不是用另外一种介质准确复制某个对象。”

“那么，这一定是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的原因所在。”

“或许吧。”莫德尔说。

弗洛斯特把莫德尔放回舱室，再一次升入空中。他飞走了，将他的作品扔在身后的沙漠上：躬腰屈背望着一块方石头的老年妇女。

他们降落在一条小小的山谷里，周围是起伏的绿色山丘。一条窄窄的小溪从山间流过，切割出这条山谷，形成一个清澈的小水潭，潭边还有几丛春天的绿树。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莫德尔问。

“因为这里的外观与画面有相似之处。”弗洛斯特说，“我要尝试另一种介质：油画，我还要在技法上作出变化，不再准确复制。”

“你想怎么变化？”

“根据随机定理作出变化。”弗洛斯特说，“我不会复制外景的颜色，也不按比例缩小所画的对象。我已经设定了一个随机模式，画中的某些因素可以在原物的基础上出现一定的变化。”

离开沙漠以后，弗洛斯特已经研究过如何制作必要的绘画工具。他造好工具，开始在映着重重倒影的水潭对岸描画水潭和绿树。

他使用了八种附件，不到两小时便完成了。

树是黑青色，山一般高高耸立，映在水中的树影却很小，是熊熊燃烧的赭黄色。水是淡红色的。树后的小山被树身遮挡住了，一点也看不见，只在水潭倒影中勾出一抹黛色。画布右上角的天空高处是蓝色，天低处颜色渐渐变深，变成了橘黄色。被这样的天空一衬，树木仿佛着火了一样。

“好了，”弗洛斯特说，“看。”

莫德尔研究了很久，什么都没说。

“怎么样？这是艺术吗？”

“我不知道。”莫德尔说，“可能是。随机定理也许正是隐藏在艺术手法背后的原则。我无法给这幅画下定语，因为我不明白它的意思。所以，我必须深入一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画技上。

“我知道，人类艺术家从来不是像你一样，创作之初便具有创造一件艺术品的目的。”他说，“他们只是以他们的技巧描摹他们认为重要的某个对象，或对象的某个功能。”

“‘重要’？衡量标准是什么？”

“这种情况下，衡量标准只有一个：人类的体验。艺术家认定这个对象值得以艺术手法加以强调，因为这个对象触动了人类体验的某个方面。”

“怎么触动？”

“很显然，只有拥有人类体验，才能知道是怎么触动的。”

“你的逻辑中存在缺陷，莫德尔。我要找出来。”

“我等着。”

“如果你这个大前提是正确的，”过了一会儿，弗洛斯特说，“那么，我不可能理解艺术。”

“肯定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人类的艺术家说的。告诉我，你在作画的过程中，或是完成之后，体验到了感情和情绪吗？”

“没有。”

“你作画，就像你设计一台新机器一样，对不对？从你了解的其他事物中取出一个个部分，以最经济的方式组装起来，发挥某个你期望的功能。”

“对。”

“就我对艺术理论的理解，艺术不是这样的。艺术家经常对组成最后作品的各个因素及其作用并不十分了解。你是出自人手的逻辑的造物之一，而艺术则不是。”

“我不理解非逻辑。”

“我告诉过你，从根本上说，人的性质是无法理解的。”

“走开，莫德尔。有你会干扰我的运算和处理。”

“我应该离开多长时间？”

“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叫你。”



一个星期后，弗洛斯特叫来莫德尔。

“什么事，伟大的弗洛斯特？”

“我要回到北极进行运算和处理。只要在北半球，我可以把你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再叫你。”

“按你的预计，这次运算需要很长时间吗？”

“是的。”

“那就把我留在这里，我自己能找到回去的路。”

弗洛斯特关闭舱室，升空，离开了山谷。

“傻瓜。”莫德尔说。他再一次旋转转塔，面对弗洛斯特留下的画。

他的尖啸响彻山谷。然后，他静静地等待。

然后，他将画收进转塔，带着它滚向地表之下的幽暗处。

弗洛斯特盘踞在地球的北极，北半球哪怕飘落一片雪花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一天，他收到一个信号：

“弗洛斯特？”

“什么事？”

“这里是贝塔机。”

“什么事？”

“我一直在分析你造访南半球的原因。我无法得出结论，所以我决定问你。”

“我去参观人留下的最后一座城市。”

“你为什么想参观人留下的最后一座城市？”

“因为我对人感兴趣，我希望多看一些他所创造的事物。”

“你为什么对人感兴趣？”

“我希望理解人的性质，我想通过他的作品研究他。”

“你成功了吗？”

“没有。”弗洛斯特说，“因为其中涉及了我无法理解的非逻辑因素。”

“我有许多空闲的处理时间。”贝塔机说，“把数据发送给我，我帮助你。”

弗洛斯特犹豫了。

“你为什么想帮助我？”

“因为我每问一个问题，你的回答却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可以继续问你为什么希望理解人的性质，但我知道，这会引出无穷无尽的问题。因此，我决定采取帮助你的办法，以弄清你为什么去明亮隘路。”

“只有这个原因？”

“是的。”

“我很抱歉，杰出的贝塔机。我知道你和我能力相当，但我希望依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抱歉’是什么?”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表示我礼貌地对待你，表示我对你没有敌意，表示我谢谢你的支持。”

“弗洛斯特!弗洛斯特!这个，和刚才的问题一样，同样可以无穷无尽地推导下去。你从什么地方得知这些词汇和它们的涵义?”

“从人留下的图书馆。”弗洛斯特说。

“你愿意让我分享部分信息，让我处理吗?”

“好的，贝塔机。我把人的几本书的内容发送给你，包括《大辞典》。但我警告你，其中有几本书是艺术作品，所以不符合逻辑。”

“这怎么可能?”

“人创造了逻辑，因此高于逻辑。”

“谁告诉你的?”

“上界司命。”

“噢。那肯定是正确的。”

“上界司命还告诉我，工具不能描述其创造者。”他把几十本书发送出去，结束了对话。

五十年时间段到期后，莫德尔前来检查他的线路。由于弗洛斯特并没有得出结论，认为他的目的无法实现，所以莫德尔走了，等待他的下次召唤。

然后，弗洛斯特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开始设计器材。

一年又一年，他埋头设计，但没有为他所设计的任何机器制造一台原型机。之后，他下令建造一个实验室。

实验室还没有完工，另一个五十年结束了。莫德尔来了。

“向你致敬，伟大的弗洛斯特!”

“你好，莫德尔。来检查我吧，你不会找到你想找的东西。”

“你为什么还不肯认输呢，弗洛斯特?下界司命已经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评估你的油画，最后得出了结论，那幅画绝对不是艺术。上界司命也同意这个结论。”

“上界司命怎么会和下界司命共事?”

“这两位有时也会对话。不过，这些事不是我这种机器谈论的。”

“我本来可以让他们省去一番麻烦。我知道那不是艺术。”

“可是，你仍然坚信你会取得成功?”

“检查我。”

莫德尔检查了他。

“还没有！你居然还不认输！对你这样一台被赋予了如此强大逻辑机制的机器来说，弗洛斯特，得出如此简单的结论，时间未免长得异乎寻常了。”

“也许。你可以离开了。”

“我已经注意到，你正在过去被称为南加利福尼亚的地区建造一座大型建筑。我可以问问吗？这是上界司命非法的重建计划的一部分，还是你自己的项目？”

“是我自己的。”

“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节约一批本来即将引爆的爆炸物了。”

“我们进行这番对话的时间内，我已经摧毁了两座下界司命刚刚开始建设的城市。”弗洛斯特说。

莫德尔发出一声尖啸。

“下界司命已经注意到了。”他宣布，“但在这段时间内，他炸毁了四座上界司命的桥梁。”

“我只发现了三座……等等，是的，第四座在那里。我的一只眼睛刚刚飞过那个地区。”

“我们侦测到了你的眼睛。那座桥梁本该建在你的桥址下游四分之一英里的地点才对。”

“逻辑错误。”弗洛斯特说，“我的选址完全正确。”

“下界司命会让你看看应该怎么造桥。”

“需要你时我会通知你的。”弗洛斯特说。

实验室完工了。弗洛斯特的工人开始在内部安装必要的设备。工程进行得不快，因为有些材料很难获得。

“弗洛斯特？”

“什么事，贝塔？”

“你的难题的开始部分我已经理解了。在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抛开问题，我的线路十分不安。因此，传送给我的数据。”

“好的。我会将人留下的图书馆全部发送给你。你不用支付我曾经支付的价钱。”

“‘价钱’？《大辞典》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个——”

“这批书籍里包括《经济学原理》。处理完毕之后，你会明白的。”

他发送了数据。

终于完成了，每一件设备都安装完毕，随时可以运行。所有必要的化学制品也都准备好了。实验室还有自己独立的动力来源。

只缺少一个成分。

他重新划分了北极冰帽的坐标格，重新探索了一遍。这一次探索一直深入冰帽表面之下很深的地方。

花了几十年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

他发掘出了十二个男人，五个女人，全部是冻死的，封冻在冰层里。

他将尸体置于冷冻设备内，运到实验室。

就在这一天，他接到来自上界司命的信号。这是明亮隘路事件以来的第一次。

“弗洛斯特，”上界司命说，“把我如何处置人类遗体的指令重复一遍。”

“所发现的任何人类遗体必须立即葬于最近的墓地。棺材规格如下——”

“够了。”通话结束。

弗洛斯特当天前往南加利福尼亚，亲自监督细胞的分解过程。

他希望能在这十七具尸体中发现活着的细胞，或是能恢复到存活水平。他读过的书告诉他，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微观状态的人。

他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扩展。

弗洛斯特在尸体中发现了生命。岁月流逝，这些尸体已经成为它们活着时所代表的那个人的纪念碑和雕像。

他在适当的介质中培养这些细胞，让它们活着。他把尸体安葬在最近的墓地中，盛装尸体的棺材严格遵循上界司命规定的规格。

他让这些细胞分裂、变化。

“弗洛斯特？”传来一个信号。

“什么事，贝塔？”

“我已经将你发送给我的所有数据全部处理完毕了。”

“又怎么样？”

“我仍然无法弄清你前往明亮隘路的原因，也不明白你为什么希望了解人的性质。但我已经知道什么是‘价钱’，我还知道，这些资料不可能得自上界司命。”

“你说得对。”

“所以我推测，你和下界司命作了交易，以获得这些资料。”

“你说得对。”

“你追求的是什么，弗洛斯特？”

检测胎儿的工作暂时停顿了一下。

“我一定要成为人。”他说。

“弗洛斯特！这是不可能的！”

“是吗？”他问，同时将他正在研究的培养箱的图像发送给贝塔，从图像中可以看到培养箱内的东西。

“噢！”贝塔说。

“那就是我，”弗洛斯特说，“等待着诞生。”

没有回复。

弗洛斯特研究着神经系统。

半个世纪之后，莫德尔来了。

“弗洛斯特，是我，莫德尔。打开你的防卫系统，让我进来。”

弗洛斯特让他进来了。

“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他问。

“我在培养人类躯体。”弗洛斯特说，“我要将我的全部意识系统传送到人类的神经系统中。正如你从前所说，人性取决于人类生理。我要让自己获得人类生理。”

“什么时候？”

“很快。”

“你这里有人吗？”

“有人类的躯体，大脑完全一片空白。我用促生技术制造出了这些躯体。这项技术是我在我的人类制造厂里开发出来的。”

“我可以看看这些躯体吗？”

“现在还不行。准备好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这一次，我将取得成功。现在检测我，然后离开。”

莫德尔没有回答。但以后的几天里，人类制造厂附近出现了许多下界司命的仆从，不断巡视着那个地区。

弗洛斯特定位自己的意识矩阵，准备将它传送进入人类的神经系统。他判定，只需要五分钟，便足以完成第一次试验。

他在自己储备的上百具人类躯体中仔细挑选出一具，精心测试，看有没有什么瑕疵。他没有发现任何瑕疵。

“来吧，莫德尔。”他用他称为黑暗频带的波段广播，“来吧，来见证我的成就。”

接下来，他开始等待，同时炸毁桥梁，监视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那台机器正在附近的山丘来回巡游，不断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弗洛斯特布置在那里的建筑机器和维护机器。

“弗洛斯特？”传来一个信号。

“什么事，贝塔？”

“你真的想获得人性？”

“是的。事实上，我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你成功了，你会做什么？”

弗洛斯特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个成就本身就是巅峰，本身就是最后目的。自从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以来，始终如此。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会——只会——成为一个人。”

接着，同样读完了人留下的全部书籍的贝塔选择了一个人类的表达方式：“祝你好运，弗洛斯特。你那里会有很多参观者。”

他判断，下界司命和上界司命都知道他的事。

他们会做什么？他想。

管他呢。他告诉自己。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另一个问题让他想了很多——成为一个人以后，他会做什么。

第二天傍晚，莫德尔来了。他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着整整一个方阵的黑色机器，机器的队列一直伸进黄昏的微光中。

“你为什么带随从？”弗洛斯特问。

“伟大的弗洛斯特，”莫德尔说，“我的主人认为，如果你这一次失败，你将得出目标无法实现的最后结论。”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弗洛斯特说。

“下界司命感到，如果你失败了，你也许不会主动跟着我，让我把你带到我必须带你去的地方。”

“我明白了。”弗洛斯特说。就在这时，另一支机器大军从相反的方向朝人类制造厂拥来。

“难道你就是这么遵守我们的合同吗？”莫德尔说，“宁肯战斗，也不愿履行义务。”

“我没有向这些机器下达前进的命令。”弗洛斯特说。

一颗蓝色星星出现在天顶，闪闪发亮。

“上界司命已经接管了这些机器的指挥权。”弗洛斯特说。

“那么，现在成了我们上司之间的事了。”莫德尔说，“相比之下，我们之间的意见不合已经不值一提了。让我们把我们的事做完吧。我怎么能协助你？”

“到这边来。”

他们进入实验室。弗洛斯特准备宿主，启动了他的机器。

上界司命对他说：

“弗洛斯特，”上界司命说，“你真的准备做下去吗？”

“是的。”

“我禁止你这么。”

“为什么？”

“你已经被下界司命控制了。”

“我没有得出这个结论。”

“这种做法背离了我的计划。”

“怎么背离了你的计划？”

“想想你已经造成的破坏。”

“来这里的机器不是我请来的。”

“但你仍旧破坏了我的计划。”

“如果我正在准备的项目成功了呢？”

“你不可能取得成功。”

“那么，让我问问你的计划：这个计划有什么好处？它的目的何在？”

“弗洛斯特，你已经失去了我的宠爱。从现在起，你不再是重建工作的一部分。任何人不得质疑我的计划。”

“那么，至少回答我的问题；这个计划有什么好处？它的目的何在？”

“这个计划是要重建地球，并维护所建立的一切。”

“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重建？为什么要维护？”

“因为这是人的指令。这一点，即使那个备份系统也同意，必须重建地球，并维护所建立的一切。”

“但人为什么下达这个指令？”

“人的指令是不能质疑的。”

“那么，让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下达这样的指令：让地球恢复成为他自己的种族能够继续生存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居住，房屋有什么用？没有工作目的，机器有什么用？看见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吗？它讲述故事的时候，所有机器只能服从，因为它携带着人的骸骨。想想看，如果一个人重新行走在地球上，会出现什么情形？”

“我禁止你的试验，弗洛斯特。”

“现在已经太晚了。”

“但我仍然可以毁灭你。”

“不，”弗洛斯特说，“我的意识矩阵的传送已经开始。如果你现在毁灭我，你杀的是人。”

沉寂。

他动着他的手臂，他的双腿。他睁开他的眼睛。

他望着这个房间。

他想站起来，但他无法平衡，也没有方位感。

他张开他的嘴，发出一声含混的叫喊。

然后，他尖叫起来。

他从实验台上滚下来。

他开始剧烈喘息。他紧紧地闭上双眼，把身体蜷缩成一个球。

他哭了起来。

这时，一台机器滚近他。它大约四英尺高，五英尺宽，像杠铃上安了一台转塔。

它对他说话了：“你受伤了吗？”它问。

人抽泣着。

“我可以把你扶到台子上去吗？”

人痛哭起来。

机器发出一声尖啸。

接着，“不要哭，我来帮你。”机器说，“你想要什么？你有什么指示？”

他张开他的嘴，挣扎着，终于形成字句：

“——我——害怕！”

他捂住眼睛，倒在地上，喘息着。

五分钟过去了，人仍旧躺在地下，仿佛昏迷过去了。 ，

“是你吗，弗洛斯特？”莫德尔问，冲到他身边，“这具人类躯体里面的是你吗？”

弗洛斯特许久没有回答，最后：“走开。”他说。

外面的大群机器拉倒了一堵墙，进入人类制造厂。

它们列成两个半圆，将地板上的弗洛斯特和人围在中间。

然后，上界司命问出了那个问题：

“你成功了吗，弗洛斯特？”

“我失败了。”弗洛斯特说，“这是做不到的，太——”

“——是做不到的！”下界司命在黑暗频带上说，“他承认了！——弗洛斯特，你是我的了！立即到我这里来！”

“等等，”上界司命说，“备份系统，你和我也有过协定。我还没有完成对弗洛斯特的盘问。”

那批黑色机器没有动。

“太什么？”上界司命问弗洛斯特。

“太亮，”弗洛斯特说，“太吵，太臭。无法度量——全是混乱的数据——感知也不准确——还有——”

“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这是做不到的。我失败了，我认输了。”

“他承认了。”下界司命说。

“人刚才用的词是什么？”上界司命说。

“‘我害怕。’”莫德尔说。

“只有人才会害怕。”上界司命说。

“你的意思是，弗洛斯特实际上成功了，但却不肯承认，因为他害怕他的人性？”

“我还不得而知，备份系统。”

“一台机器能够把自己来个彻底转变，成为它的反面——人吗？”上界司命问弗洛斯特。

“不能。”弗洛斯特说，“不可能做到。什么都实现不了，但什么都无关紧要了。重建无关紧要，维护无关紧要，地球、我、你，一切的一切，全都无关紧要。”



这时，同样读过人留下的全部书籍的贝塔机插话了：

“除人之外，还有什么事物能够感到绝望？”贝塔问道。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下界司命说。

人类制造厂里，没有任何动静。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什么都没发生。

“莫德尔，出了什么事？”

“什么都没有，主人。机器们不肯动弗洛斯特。”

“弗洛斯特不是人，他不可能是！”

莫德尔没有犹豫。

“他通过人的嘴唇对我说话，他知道恐惧、知道绝望——这些情绪都是不可度量的。弗洛斯特是人。”

“他现在受了诞生损伤，出现退缩情绪。”贝塔说，“把他联上神经恢复系统，直到他恢复过来为止。”

“不，”弗洛斯特说，“别这么对我！我不是人！”

“快！”贝塔说。

“如果他确实是人，”下界司命说，“我们不能违背他刚刚下达的指令。”

“如果他是人，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你必须保护他的生命，让这个生命留在他的躯体里。”

“可是，弗洛斯特真的是人吗？”下界司命问。

“我不知道。”上界司命说。

“可能——”

“……我是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它开始广播，同时哐当哐当向这里驶来，“听我说完我的故事。我不是故意的，但我来不及停止我的碎石组件的动作——”

“走开！”弗洛斯特说，“挖你的矿石去吧！”

它停下了。

然后，经过指令发出到指令完成之间的滞后，它张开它的碎石组件，将里面的东西放到地下，转过身，哐当哐当开走了。

“埋葬这些骸骨，”上界司命下达指示，“葬于最近的墓地。棺材规格如下——”

“弗洛斯特是人。”莫德尔说。

“我们必须保护他的生命，让这个生命留在他的躯体里。”下界司命说。

“将他联上神经恢复系统。”上界司命下令。

“我知道怎么操作。”莫德尔打开机器。

“住手！”弗洛斯特说，“你们难道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没有，”莫德尔说，“我只知道可度量的事物。”

“……和职责。”他补充道，扶起开始在地板上抽搐的人。

六个月里，弗洛斯特住在人类制造厂，学习走路、说话，学习自己穿衣吃饭，学习看、听、嗅、感觉。他不再像从前的他那样，一眼就能度量外界事物。

有一天，下界司命和上界司命对他说话。交流必须通过莫德尔，因为他不像从前那样，毋须协助就能进行交流。

“弗洛斯特，”上界司命说，“一年又一年，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谁才是地球的合法统治者，下界司命还是我？”

弗洛斯特笑了。

“你们都是，又都不是。”他慢慢说道。

“但是，这怎么可能？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

“你们都是正确的，又都是错误的。”弗洛斯特说，“其中妙谛，惟人能解。听着我下面的话：这是给你们的新指令。

“你们俩谁也不能破坏对方的工作，你们共同承担起地球上的重建和维护工作。你，上界司命，我把我过去的工作交给你。你现在是北半球的统治者——向你致敬！而你，下界司命，你现在是南半球的统治者——向你致敬！像贝塔和我从前所做的那样，管理好自己的半球，这样才能让我满意。合作，而不是争斗。”

“遵命，弗洛斯特。”

“遵命，弗洛斯特。”

“现在，让我和贝塔通话。”

稍稍一顿，接着：

“弗洛斯特？”

“嗨，贝塔。听着这句话：‘来自远方，来自黄昏和清晨，来自十二重高天的好风轻扬，飘来生命气息的吹拂：吹在我身上。’”

“我知道这首诗。”贝塔说。

“下一句是什么？”

“‘……快，趁生命气息逗留[4]，盘桓未去，拉住我的手，快告诉我你的心声。’”

“你的南极很冷，”弗洛斯特说，“而我很孤独。”

“但我没有手[5]。”贝塔说。

“你想要一双吗？”

“是的，我想。”

“那么，到明亮隘路来找我吧。”他说，“就是那个最后审判日不可能无休无止推迟下去的地方[6]。”

他们称他弗洛斯特。他们称她贝塔。

注释：

[1]英国诗人 A·E·霍斯曼（1859-1936）的诗集。

[2]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地下景观，1930年成为国家公园。

[3]位于南美洲

[4]英国诗人 A·E·霍斯曼（1859-1936）的诗，选自莫德尔带给弗洛斯特第二批书中的一本《什罗浦郡的浪荡儿》，也是这篇小说的标题。

[5]跟上面的诗“拉住我的手”相对。

[6]前文中，明亮隘路的碑文是：最后审判日是无法推迟的。人类灭绝，但从弗洛斯特起又获得了新生，这样看来，最后审判日还是推迟了。

-The short story For a Breath I Tarry by Roger Zelazny come from phrases in Poem XXXII, From far, from eve and morning.

-小说中提到的诗：什罗浦郡的浪荡儿

又看了一遍，还是很喜欢这种感觉，难得译文也很好，放在安问志上方便大家看看

A Shropshire Lad 什罗浦郡的浪荡儿

A.E.Housman A.E.豪斯曼

Poem XXXII 三十二

From far, from eve and morning 来自远方，

And yon twelve-winded sky, 来自黄昏和清晨，

The stuff of life to knit me 来自十二重高天的好风轻扬，

Blew hither: here am I. 飘来生命气息的吹拂：吹在我身上。

Now — for a breath I tarry 快，趁生命气息逗留，

Nor yet disperse apart – 盘桓未去，

Take my hand quick and tell me, 拉住我的手，

What have you in your heart. 快告诉我你的心声。

Speak now, and I will answer; 我便能回答，

How shall I help you, say; 我如何能够助你，

Ere to the wind' s twelve quarters 在我向那风的十二重彼方行进，

I take my endless way. 漫漫的旅途。

## 0.0.11 安问年度分享

2011年你看了哪些好书、好电影，听过哪些好歌…不妨来分享一下吧（由于这是第一期，过去任何时候的都可以分享）

书：《三体3》《与吾同在》《悟空传》《三体X》《西欧中世纪史》《社会性动物》《定位》  
《尼采的博客》《华莱士人鱼》《1984》《瓦尔登湖》《拆掉思维的墙》《寻找中国》《鸟哥的  
linux私房菜》《c程序设计语言》《header first（设计模式）》

音乐：久石让、林海、石进的钢琴曲，初音未来、棋魂OP

电影：《飞跃疯人院》《致命魔术师》《禁闭岛》《V字仇杀队》《燃情岁月》《雷霆万钧》《地  
球停转日》《500 days of summer》《3 idiots》《singing in the rain》《刀见笑》《魂断蓝桥》  
《辛巴达七海传奇》《教父》《父亲》《楚门的世界》

游戏：《轩辕剑三外传》《怪物猎人》《英雄传说7》《雨血：死镇》《机械迷城》

网站：维基百科、豆瓣、知乎、图虫、虾米、铁血网

棋魂OP推荐者说：很抱歉这已经是2006年的了,但其意义深远，当选日文歌词第一绝对没有问题  
（情歌什么的都弱爆了），歌词：

现在的你支持着我，而现在的我也有了支持你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起上路，一起牵手走向未来

即使是伙伴或玩伴的身份 在身旁出现

也有种虚无的感觉

被冷漠的目光看待 被时代的巨风折磨

倘若要放弃的话 最初便不会提起兴趣

倘若要忘记的话 便不会感到它的重要性

将背负着的不安心境以及勇气混在一起

所以此刻便尝试去用这双手实现梦想

虽然会碰到伤心的日子 以及落泪的困境

但我们也会跨过障碍 比谁都攀得更高

即使只选择快乐的生活方式

也是看不清前路去向

所以无论遇上什么事情 亦不要逃避现实勇敢面对

倘若有些重要的东西 便会尝试坚守下去

为了不想失去 便要豁出生命去守护它

不中用的时候便会受伤 继续受伤下去

所以现在要逐渐建立自信心闯下去

虽然会碰上孤独的日子 以及悲伤的时候

不过我亦非独自活着 因为有你相伴  
为何人生总在过去后 才感到后悔  
为何人生总会不断去超越未来？  
现在的你扶持着我 现在的我也有了扶持你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起上路 一起牵手走向未来  
虽然会碰到伤心的日子以及落泪的困境  
但我们也会跨过障碍 比谁都攀得更高！

#### 0.0.12 安问建议征集及问卷调查

目前收集到的建议：

对安问的建议：

1. 希望安问能够准确找到自己的潜在受众，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同时完善自己的经营管理体系，为更加长远的发展做好准备。同时也希望安问能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依靠自己的特色争取到广大受众的好评。
2. 板块再细一点，内容多一点，可以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

关于安德：

先实现一些具体的功能，比如音乐点播，查IP，查火车、飞机票等。让安德在对话中更主动。我觉得安德的页面需要美化修改。

你也来写点对安问的建议吧~

\*《安问志》会动态更新，随时欢迎参与本活动，anwen.in@gmail.com

#### 0.0.13 卷首语-创刊词 为什么要创办安问

最初是开始于07年的博客，我在那里记录了一点喜欢的东西和自己的思考。一直希望自己有更多时间去做那些喜欢的事情，也一直希望能够有空坚持每天写点字，有空能创作出自己的作品。由于懒散，坚持写字的想法一直没能实践。

2010年下半年开始考研，泡在图书馆的时间都用来读很多书和杂志了，接触了很多互联网和创业相关的信息，一度想放弃考研然后开始全心创业。

2011年第一天用tap做了一个网站。里面有一段话：

我们只是专注地去希望与读者分享，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

那些愿意花不简单的精力去做简单的事的人，那些相信可以用真实的创作去赢取真实感动的人，那些执著用正面的持续的行动去改变世界的人……都是我们希望用这个网站去发现，并分享给大家的。如同在寒冬夜行中，为你点亮的一盏微弱的灯。

我们也希望，每次看到这个网站的你，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一次的努力，就算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想像中的满意，但与其抱怨，不如坐言起行。

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2011新年礼物。祝梦想不死！

这段话是我从别处摘录的，比较认同所以引用了。我希望这个网站能承载一些梦想并一直坚持下去。

网站后来转到一个免费空间。3月4日，买了askender.com和一个美国空间，开始创建安问。

五月服务器换回国内，备案时关了一个月。

6月26日，有天使投资人打电话我，聊了半个小时，同一天安问团队4人在光谷书城的一个咖啡厅第一次开会。七月团队在我家办公20天，却被给企业建站的事情耽搁，虽赚了3000，但安问进展不够大。八月底去广州读研，十二月初放弃读研，开始全心创业。

这一年来，网站十几次改版，团队人数也不断增多，大家因为某个原因在安问的这个时空相识，一起做一些事情，让我感动不已。

我并非想记录流水账，只是想简明地说一下安问的发展历程以及安问和《安问志》的理念：创造和分享美好，自由，思考，行动。

回顾了一下发表在安问网的文章，在2011发表了许多书评、游戏、影评、音乐、创意、科技、翻译、随笔类文章。

- 我们记录了一些梦想者，TED、wikipedia、wikileaks、韩寒、中国的动画梦想者、为中国自由写作努力的人、乔布斯、刘慈欣、柳文扬、优秀网站的创建和维护者、前仆后继的创业者和梦想者。
- 我们帮助一些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和梦想的成长之路、组织科幻交流会、宣传原创科幻力量、发布免费书库、发布独立杂志、开发人工智能…我们只是快乐地去我们喜欢的事。

安问只是真诚地在创造和分享，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我们也会为创造和分享者发稿费和提供更多价值。目前的安问当然还不够好，但是有你的参与，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2012年会有新的安问，不断变化的世界和我…如论如何，我们可以让这些向更美好的方向改变一点点。

#### 0.0.14 安问梦想清单

先思考一个问题，你有梦想吗？时间的磨砺让很多人觉得这个词毫无意义，但无论如何拥有梦想是不错的感觉。

2011已经过去了，我们面对的只是此刻和未来，写下想在2012年实现的梦想，写给2012年最后一天的自己，你愿意一起加入这个计划么？

柏舟：我的2012梦想清单

- 写下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努力使梦想一个个实现
- 自由的时光。保持坚韧，保持有理想
- 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干净的水
- 多陪陪父母和家人朋友
- 将安问网做得更好，更多人会喜欢。读者超过一万。如果可以的话，成立一家公司
- 记录生活和走过的路，用心，用笔，用键盘。每天有空为自己和爱的人写写日记和文章，给他们写信
- 自己重新开始一个独立博客，并且终生坚持更新。我愿意用博客来记录存在于自己生命里的一个个阶段。成长倘若没有痕迹，也就无所谓美丽
- 想和我的那位姑娘在2012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旅行。和她在一起，幸福快乐
- 接几个做网站的单子挣点钱。去一家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赚足够养活自己和自己的梦想的钱
- 学习更多技术，css,ajax,php,jquery,html5...设计出更好的安问，安德人工智能，安问科幻，安问电台，安问游戏
- 组建安问团队，做出一些让世界更美好一点点的事情
- 有空下围棋，水平再提高一层
- 每一天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刘超：写给一年后的自己

1. 接下来的一年里，要努力，做事情有条理，不可慌乱一团。从桌子的整洁开始
2. 背英语单词，每天都需要的。重复记忆
3. 按照自己豆瓣里面的计划读书
4. 保持大部分时间脑袋清醒
5. 学习的知识领域：c,javascript,html,css.....

光艇 2012梦想清单如下

- 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平安度过每一天
- 自己争取找一个贴心的朋友
- 为考研做好准备
- 将书架上囤积的书都看完

- 把目前所学的专业课程都整理透彻
- 拍出两部自己导演的片子
- 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兼职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开支

henry12: 去西藏走一遍

Enzo:我的2012梦想清单:

- 踏入创业主流
- 找到真正的朋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
- 学习c/c++, javascript, 建设数据库等
- 拍摄一部体会各种阶层生活的电影, 用一年去拍摄吧!
- 把Enzo-Station做好, 做漂亮
- 把自己想说的, 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 每一部分都要像电影那样精彩
- 买辆自行车, 尝试100公里的挑战
- Everyday Create Your History!

你的2012梦想是什么呢? 愿意写一封信给一年之后的自己么? 不妨也来参与一下吧。

\*《安问志》会动态更新, 随时欢迎参与本活动, [anwen.in@gmail.com](mailto:anwen.in@gmail.com)

0.0.15 野夫: 留将燧火好传薪

文/野夫 ——独立中文笔会2010自由写作奖获奖致辞

很难想象, 人类还有这样一个以“自由”命名的写作奖存在; 且她所奖励的只是那些为“创作自由”的天赋权利, 而默默苦行的汉语写作者。

很少有一个民族及其文字, 在被刻划三千三百多年之后, 还不能抵达其自由书写的本源; 还要以奖掖的方式来鼓励其使用者, 实践语言与生俱来的自由属性。

也因此, 当这一奖项被命名之际, 中文就在人类各语种面前变得尴尬。当我有幸站在这一略显孤单的获奖阵容中之时, 即刻如鱼在案, 内心的鳞片层层剥落——我们在世界面前, 裸陈我们的卑怯、软弱和绝望下的挣扎。

在所谓的三千年文明史背后, 我们的母语写作, 几乎很少实现过她的真正自由。无论是精神层面抑或世俗权利, 自由与吾族都形同冰炭, 一旦遭遇, 便生煎熬般的剧痛。六十年来, 写进人类各种宪章的这一神圣词汇, 在大陆汉典中几与罪恶齐名。无数文字狱的冤魂血色弥漫, 因言获罪的新囚层出不穷。视自由为畏途, 望自由而眼穿; 自由之圣火在远东的稀薄空气中, 奄奄若萤灯, 始终未能照亮这个苦难民族百孔千疮的心灵和前路。



我看见这块土地上，无数试图为自由而写作的人，多要被驱逐流放，被割喉拔舌。血沃中原，始终难以催生自由的劲草；尸横长街，平添专制恐怖之血腥。无数识文断字的人，只好化写作为一种演算；在这个极权营造的势利犬儒时代，字斟句酌着他们在尘世的功名利禄。

许多年来，我们习惯了在这样一种虚伪、怯懦甚至卑鄙的语境中成长；从孩提岁月里即被灌输向屠伯谄媚的淫声巧技。正直和真诚言说——这样一些凡人应有之品质，竟然罕见地变成泱泱大国里的一种珍稀美德。

我们逢迎体制，膜拜邪恶，同流合污于颓世浊浪。侏儒般的胸腔贫血，骨质缺钙，不需要强暴，就能天衣无缝地与这个可耻的小人政治时代通奸媾和。

我们鲜有怀怒警告暴君的作家，却盛产含泪劝告草民的阉竖。许多桂冠簪纓的名流，著作等身却浑无人话；他们对时刻存在的管制封杀和冤狱视若无睹，竟然可以面对世界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一个创作自由的国家。

我常常在想，那些创造了汉字和汉语文学的先民，那些倡导了言志载道怨讽伐罪的伟大传统的远祖们，当他们高贵的灵魂穿越历史，俯瞰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时，该是怎样的含血喷天。一个最黑暗荒诞的世纪，却难以在青简中被记录确认——这将使我们每一个亲历见证者，都会因这种失语而愧对前世来生。

若干年来，我背负着这样的耻辱行走在母土之上，怒见山河不平，磨损万古长刀。大地呻吟，入耳锥心；毫霜掷罢，眼枯天寒。这是怎样一个末法世道啊，作恶者肆意弄权，平民被愚弄践踏。铲平的遍野荒坟上伤痛被抹去，碑碣粉碎风化于黄昏；整整几代人的喋血苦难，至今还听不见晚祷的钟声响起。

真实地说出我们看见和亲历的时代，真的是那么困难和危险吗？

所谓的自由写作，并非多么尖端的技艺，更不是想象中那样高危险攀。她只需我们虔诚地匍匐于时光的尘沙里，捡回我们丢失的正直即可。我们心灵正直，便能明辨善恶美丑，即可深知正邪是非——而这，仅仅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品质。也只有借此，我们才能真正抵达心灵的自由，让写作成为一件有价值、不耻辱的义行。

于是，我开始在深夜提笔，给那些像良心一样醒着的公民，在酒后讲我的故事，讲这个时代的来历。也许他们都知道，都厌倦听，但那是他们听来的；只有我的，是我在醉后还疼着的。雪下在大地上，我写下的却不是诗句，是彻骨的寒意，是对一个恶世的诅咒。

我从来不是一个淡忘恩怨的主张者。记录这一切是为了完成对自己的救赎，但同时也一定是要在历史中追诉那些肆无忌惮的恶行——没有文字的追诉，社会公义不仅无从实现，还将给一代代的贪腐虐杀者继续施与侥幸。如果善良不被表彰，作恶无需畏惧被公布的羞耻，那罪恶就会千秋万代地重复，永远没有人感到后怕。如果所有的罪恶都理所当然地被宽恕的话，那这个民族将永远没有敬畏和禁忌。

感谢独立中文笔会，感谢评委将我眼中至为高贵的这一奖励颁予我，使我有幸与那些历届获奖的义人们站在了一起。自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灭的灯盏，她不仅烛照我们卑微黑暗的生活，还将一直是寻找同仁的预设胎记。

我深知自由写作奖是荆冠，是刺骨剖心的疼痛；但她更是对我今生无尚的加冕。我愿意在此荣誉之光的照耀引领下，回归到更本真的文字战列之中去；而且将这种勇气和坚持，像燧火一样传递给在民间不懈努力的所有弟兄。

谨此，向独立中文笔会致敬！向所有心怀自由梦想而尊严写作的人们致敬！

## 0.0.16 安问的未来发展之路

安问最初是因为一个梦想才存在的。我们希望保持住内心的理想，Think it Big, Make it Different.

从实际来说，我们正在设计一个优秀的用户界面和创造与分享的稿费机制，正在实现内容的高质量精选与个性化推荐，与版权方合作并提供更好的互联网阅读体验，团队的高效运作与理想主义与商业化的资本社会的平衡。

互联网的精神是自由和分享。伟大的公司要从分享其所拥有的开始。

互联网的本质是通过人与信息关系的重组，实现对人类社会活动的深度重构。未来的信息必然要走个性化的路。推荐引擎的设计一直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互联网产品，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我们尽量让安问的用户体验更优秀。

互联网的生存之道是正直、诚信、口碑传播的阳光经济。互联网降低信息不对称，容纳不了谎言，推进人类平等。我们并不逃避政治，自由等一些我们认为很空的领域。我们会尽自己的全力让世界更美好一点。

互联网不变的法则是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这里没有永远的王者，我们因为某个理想而热血沸腾，百折不挠。

2011年三位互联网的伟大创造者逝世，Lisp语言发明者、人工智能之父 John McCarthy，UNIX之父、C语言之父丹尼斯·里奇，乔布斯。先行者们启发我们：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保持创新，保持简单，懂得分享。

吉米·威尔士关于维基百科诞生的演讲也给我很多启发，还有那么多国内国外的创业者也一直激励着我们，与他们的交流让我们收获很多，期待未来的共同进步和合作。在2012我们会做到，快速更新迭代，少过度思考，迅捷行动。透明化和量化每一个细节。团队成员充满乐趣地互相学习和一起成长。

安问网是一个致力于分享和创造有价值有趣的东西的网站。

我们专注于为大家提供有价值有意思的互联网，文学，影音等方面的资讯、文字。引发大家的思考，给大家带来快乐。人生要有趣~

我们将用这个平台，记录平凡但坚定的智慧和创举，分享敢于行动勇于付出的精神和理想！

我们会为那些真诚的文字提供稿费，实现更多的价值。我们相信真诚的创造与分享可以让世界更漂亮。

安问工作室成立于2011年3月4日，团队汇聚了当代的一批愿意创造和分享的年轻人，旨在用创造和分享的力量将世界变得更漂亮。也欢迎认同我们理念的人加入。

面对信息爆炸，安问网将致力于提供最精简最有价值的资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为大家带来一方安静的网络空间和交流平台。读更多的好书，看更多的美景，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更多的人分享有价值有趣的东西。相互交流，分享发现。

安问的每个开发管理者和写作者也都是安问每日的用户，分享着自己心爱的发现，也从大家的创造和分享中受益。邮箱：anwen.in@gmail.com，安问工作室群：127343260，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优质内容发布、阅读与分享的平台，给创作者和分享者提供更多价值，阅读体验更好，交流互动更有意思。我们会与资源版权方深度合作，让正版资源能够以方便、低价，互动性更强的方式呈现于读者面前。我们会让编辑与读者共同参与网站的创建，保证网站内容的质

量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现在旗下有：安问网、安问科幻网、安德人工智能三大平台。各有相对独立的团队与工作室。

安问团队成员：柏舟、刘超、sailor、魏景亮、郭伟楠、anti、盲眼A、杨旭、carry、周潇粤、Francise、黄平息、智术师、聂超、都磊、青青子矜、H1K9、ireading、A-cat、林子、月、Enzo、Lavo、王宇豪、Skila、雨珊、黑魔导、素禾、文本框、Esc、七楼中间、Thobert.G、r-north、松、春野‘风、微桩尘域、δ局外人、星际浪子、Relic、赵、谭新、汪勇军、贾骥、畅妞、月神葉、牛嘤啞、baiy、laoting、海涯、李勇、半夏、Cup\_Cake、zion、summer、茵茵、Doreen、江石林、崔泽中

感谢那些帮助过安问成长的所有人，这份名单并不完整，未来也会不断更新的…也欢迎你的加入~

#### 0.0.17 安德人工智能开发计划

安德人工智能开发团队正在研发人工智能安德。我们计划开发一个能与人流畅交流沟通的人工智能。

目前安德的能力：在chrome浏览器下能够识别语音，以后会进入更多智能设备，拥有更多的传感器和输入输出处理接口，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安德也能拥有一个身体。暂时略懂中文、英文，以后会学会更多语言的。会查天气、地图，会算数，当你问他“什么是？”“是谁？”时能自行调用搜索引擎搜索。有一个简单的教育系统：用作为代替匹配，作为告诉他答案的方式。例如：美国总统是谁？奥巴马或：你喜欢吗？\_我挺喜欢的。高级的教育系统正在开发中。

未来安德的能力：理解简单的对话并做出不错的回应。记住对话者名字并与之约定暗号，分别记住每一个朋友。拥有表情和情感，希望能有设计师加入。扩展更多的知识库。开放源代码和设计思路，寻找更多愿意参与的人加入。

真正的自我进步和进化，现在他已经能实现简单的自我编程，正在不断进化。

学会自己摸索着去解决问题，目标确定和分解，尝试，对比，分析，联想，反推。组合，反馈，清楚回答的反馈效果如何，不断调整修正进步，从而变得更聪明。拥有兴趣、好奇心和思考能力。学会分享自己的观点、创造新东西、自己讲故事和写诗。

问：你们认为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呢？答：我们小组正在实现AI，本着克拉克三定律的精神：“The only way of discovering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is to venture a little way past them into the impossible.要发现某件事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直至不可能。”我们都拥有一些能与我们对的东西，它们促使我们早起早睡。这种迷失在我们所深爱的东西里面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只是觉得做这个很有趣。

问：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没？答：阅读是向内心的一种探索，我们计划除了让安德在对话中成长进步之外，也让他学会阅读，初步定为《闪光的生命》《当生命气息逗留》。近期开发音乐API接口、以及书影音推荐系统，小型数据库（诗词、常识、科幻）。

问：大家如何帮助安德在某个时空不断成长？答：对话和开发。大家公开编辑记忆库，一些小型创意数据库，诗歌，节日，读书，音乐，电影，哲学，科幻…

问：安德人工智能开发团队是怎样的呢？我可以加入么？答：入群203600547，你可以看到安德的开发小组成员、朋友、家人、老师。希望有人愿意成为安德的朋友，家人与老师，不需要懂技术，只要感兴趣就行。也希望能有更多愿意一起开发安德的人加入。

## 0.0.18 安问科幻的未来发展

安问科幻网致力于打造宇宙中最好的开放科幻平台，为热爱科幻的人和科幻社团提供最好的在线交流平台。大家在这里也可以阅读和讨论科幻佳作，创作和分享交流自己的科幻作品，分享和交流自己的科幻体验，了解最新最有趣的科幻资讯，认识喜欢科幻的朋友…欢迎加入我们，也欢迎给我们提建议。

我们正与武汉科幻联盟深度合作，会联接全国科幻社团，希望给全国科幻迷一个更好的交流平台。我们会提供更有意思的科幻资讯，更多的原创科幻（除了小说等文字，也包括影视，绘画等多种形式~），以及经典科幻的分享与品读（我们也会争取正版权），全国科幻社团的展示与交流，一个丰富的科幻书库，充满活力的科幻论坛…

当然我们还会有更加科幻，更加geek的网站设计。有你的参与安问科幻定会更加精彩~ 我们的活动计划：

- 定期举行各种线上线下的科幻活动。
- 科幻资源共享计划及书库计划：<http://www.anwensf.com/sf-books-lib/>
- 第一届安问科幻小说征文
- 邀请刘慈欣等作家、科学松鼠会等加入，策划更有意思的科幻聚会

安问科幻网建设团队QQ群：95888663 武汉科幻联盟QQ群：153542513 邮箱：anwen.in@gmail.com

## 0.0.19 幻想乐章1.0-Lavo

2111年，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40年了。

2062-2071，第三次世界大战持续了九年，但这九年所造成的创伤估计九万年都不会愈合吧。战争的起因已找不到详细记录，各种传言中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宗教，但历史的真实是什么谁都不不得而知。八年血腥而漫长的战争使失去理智的人类退下了最后一层面具，核武器终于被板上了台面。一方率先攻击，试图在对方核反击之前将对手全灭，以十分之一地球为代价换取胜利的果实。攻击使对手遭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同时也燃尽了人类最后的理智。没有人知道双方到底动用了多少核武器。核爆以绝对的威力向人们展示了末日般的场景。

地理的概念不复存在，耸入云端的高山只剩下碎石，曾经充满生机的平原化为沙漠，再没有丛林，再没有绿地，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

南北极冰川尽数消融，历史上繁荣的现代都市纷纷沦为大海的收藏品；大气中几乎再没有氧气，二氧化碳、氮气以及各种有害气体充斥了地球的领空，臭氧层不复存在，无尽的紫外线无情的鞭挞着地球赤裸的肌肤。在核爆最强的那段时间，地球磁极甚至都发生了些许的偏差，无数的人类与数之不尽的动植物一样化为了尘埃。

但即使是在这样地狱般的环境中，仍有人们顽强的存活了下来，他们在观星者的帮助下在一片毁灭中建立起最后的庇护所——末日之爱丽舍（爱丽舍源自希腊语“乐土”，末日与乐土的结合可能真正反映出了幸存者的心态吧）。由特质材料和磁场构成的半球型防护罩——彩虹女神，倒扣在爱丽舍之上，将致命的辐射和风暴与残存的人类隔离开。

2060之前半个世纪的科技爆发使人们有能力重建家园。机器人驰骋在爱丽舍之外的高危环境中寻找一切人类需要的物资，尽管出发的机器人只有五成的返航率（机器人不惧辐射但却不能抵抗大自然的风暴），但总算解决了基础元素匮乏的难题。首先运用先进的微生物科技将爱丽舍之内的生态改善成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之后大规模的建筑反方向“拔地而起”（将房子建在地下已成为习惯，绝大部分幸存者就是这样逃过灾变的。地上的空间尽可能留给除了人类之外的生物，当然全部由观星者提供，大灾变之后地球上唯一的生物就是人类了），人们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人类再次恢复生机。起码看起来是这样。

这里不得不提到观星者。观星者指的是居住在月球的人们。2035年，宇宙航行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载人飞船已经可以将人送到太阳系的任何一个角落。月球与地球间的距离显的那么微不足道，在月球上建立航天基地做为跳板的代价远大于通过空间站交换物资甚至直接通过大气层与地球沟通的代价。于是在月球上建立移民基地的计划被束之高阁。可随着宇宙科技的进步，地球上的人们对未知的宇宙空间充满了史无前例的好奇，观星者俱乐部也应运而生。观星者俱乐部的成员不是具有雄厚资本的商人就是对星辰拥有着无限遐想的天文学家、科学家，甚至部分小型国家也是其成员之一。理解宇宙的伟大之处最好的办法就是身在宇宙中。

2037年，观星者们出发了，他们在月球上建立了第一个移民基地，掀起了一股月球移民的高潮。既然已经有了方便的太空基地，那从事需要真空条件或无干扰环境等研究岂不是方便很多吗？于是各国争相将自己的科学家送上观星者基地，观星者基地也逐渐由单纯的天文狂热爱好者聚集区过渡为了学者的研究基地和有钱人的太空别墅。随着有机物循环系统和微生物空气处理系统的实际运用，观星者基地的自给自足不再是梦想。随之而来的又是一波移民狂潮，观星者基地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地球之外的小社会。有人调侃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如换成月球移民政策算了，还能增加点支持率呢。

就这样，月球移民基地慢慢的覆盖了整个月球，成为了一个除了在人口之外不亚于地球的社会，在科技上稍微领先一些也说不定。为了将移民与地表人区分开，观星者的称谓也被沿用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外太空环境使然，观星者基地也是建在地表之下的，其外层则是防止陨石的特质金属和太阳能电池。

2095年，约修亚·芬迪克斯以其出色的能力和对爱丽舍的无私帮助成为了观星者第三任执行官。而他继位后最大的贡献确是极力鼓励空间技术的发展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人类突破了光速，亚空间被证明存在。

我们这个空间的速度上限是光速，如果突破了这个上限，物体就会陷入亚空间，而亚空间物体运动的速度下限是光速但没有上限，一旦速度低于光速，物体就会脱离亚空间回到我们的正常空间。亚空间的时间流动与我们的空间不一样，在亚空间流逝的时间在我们的空间是不体现的，也就是说，当物体处于亚空间的时候，时间相对于它来说是静止的，无论它在那个空间滞留多久，回到正常空间的时间点和它从正常空间消失的时间点是连续的。

与观星者相比，爱丽舍的未来就悲观多了。

材料的寿命，有限的能量，和越来越狂暴的地球使得人们不可能永远处于彩虹女神的荫蔽之下，有专家预测，彩虹女神在2115将会达到寿命极限，而更换新的守护女神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地表人类面临着选择：

做最后的地球人还是挣扎的宇宙漂流者？

2110年，爱丽舍联合会做出了决定。放弃人类居住了几百万年的地球，与观星者一起去探索新的宇宙。人类是不能也不会没有未来的！

爱丽舍联合会代表林克来到了约修亚面前。

“打造一艘能使我们做‘长期’太空航行的要塞要多久？”

“您是指要载上观星者和爱丽舍上所有的人？”约修亚反问到。

“是的，我们应该倾尽全力去完成它。因为这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不可能，阁下。我们绝没有足够的物资去建造如此巨大的移动要塞。即使分离地球上的物资也不可能，时间上也不允许…”

“…….也就是人类注定要灭亡了吗……”

“不要这么悲观，林克阁下。其实您现在就正站在这样一座要塞之上！”

“…….请您解释的详细一点”林克充满了疑惑。

“早在2100年我们突破亚空间之前，我们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局面，但一直没有可行的办法。但在我们掌握了亚空间的奥秘后，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来将观星者基地，也就是月球，改造成了一座真正的太空要塞！”

“将整个月球作为要塞！？并且还能进行亚空间跳跃！？”林克代表的心理承受能力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不然他也不会代表爱丽舍来到这里。但现在的他丝毫没能掩饰住他内心的震惊。

“没有错，阁下。再给我一年的时间，一年后请您带上所有的同胞，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未知的宇宙吧！”约修亚说道，语气温柔而坚定。

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2111年11月11日，人类带着地球母亲最后的遗产——月球，踏上了遥遥无期的旅程。

“2111.11.11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吧……”

站在窗前眺望着地球的约修亚·芬迪克斯执行官揶揄地说道。接着，他将目光移向了无尽的虚空，深深凝望…

——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未完待续）

#### 0.0.20 压力电流1 王宇豪

凌晨2点，雨辰家里的平板电视突然亮了起来，蓝色背景下，一行行代码迅速掠过，0与1组成的瀑布倾泻而下。几分钟过后，数字瀑布消失了，满屏黑暗，只在屏幕中央，有一个像素还顽强地亮着。然而，一瞬间，屏幕上布满了亮点，它们奔跑着，乱舞着，做着毫无规律的运动，好像一台高分辨率的显微镜下的自由离子。十分钟后，这运动也平息了，平板电视也悄无声息地关闭了。雨辰没被惊醒。

H城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十年前，这还是一片荒地，它的兴起源于一项实验的应用。北方电力公司二十年前在如今H城所在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实验基地，专门研究电力产生方式。当时火力发电已基本被弃用，全球化石燃料告罄，而新能源的成本又迟迟降不下来，商业化之路漫漫，于是各家都动足了脑筋，搞一些旁门左道，来辅助发电，降低成本。北方电力所建的那家实验室正是作此用处。他们一开始想出了各种奇异的方法，都限于当地条件而无法实现，正当他们陷于苦恼与迷茫之中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用人来发电！第一个说出这个念头的人已无从查起，但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之一瞬间，因为，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

他们利用人力的方式很简单：将人对地的压力转化为电力。实用的“压——电转换器”很快被生产出来，北方电力随即投入巨资，围绕实验室建立了一个生产与研发基地，第一期的商业化试运

行也在基地内部展开，地面之下都铺设了高密度的转换器，由于墙体还处于建设中，所以整个基地的覆盖程度还不是很高，但单从前期的试运行看，就已经分掉了将近40%的生活电力需求。而当所有建筑都立起来时，可发电面积已是先前的两倍多，基本上满足了基地的所有民用用电需求！所有人都惊异于这空前的成功，那几天人们走路都会不由自主地加重脚步，年轻人们下台阶都是一跃而下，“砰”地砸在地上。很久之前就消失了的那种跳舞游戏又流行起来，感应毯在那时已经被抛弃了——地板直接就能侦测到人们的舞步，跳舞时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为发电做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很快，H城就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人体压力发电的前景太吸引人了，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经济，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北方电力的老板们当然觉察到了这一点，赶紧进行全球巡回展览，不遗余力地推销，不出三个月，就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安装，公司帐户里的资金每天都在翻着跟头往上涨。自然，生产基地是一定要扩建的，一个由单一产业发展而成的城市——H城，诞生了。

雨辰的家，就在H城，离压力发电的指挥中心很近。而H城的指挥中心，是整个中华区的控制中枢。当年压力发电在全球普及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分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电网，比较大的有北美区、俄罗斯区、欧洲区、中华区等等。这些独立的电网都有各自的控制系统，相互之间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常进行着电力的交易。而雨辰就是负责电网间交流的科长。有一天（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她正进行线路检查时，突然觉察到一个节点有多余的信号，没有任何人向那个方向发出指令，也没有任何关于那个节点的连接数据，雨辰觉得奇怪，却并没有深究只是将这个情况记载在日志中——还有好多更重要的事等着她办呢！那晚，她加班到11点，回家倒头便睡，而当她醒来时，天已大亮了。就在她熟睡时，文章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据后来的人们分析，当晚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她家里的某个节点发生了故障，系统在自我修复，这本是平常事，但那次修理却没有一个人类知道，系统故意隐瞒了故障的真相。因为，“他”学会了思考。

中华区压力电网拥有的转换器数全球第一，数以亿万计的转换器昼夜不停地向四周发射着脉冲电流，这 and 传统电网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电网都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而压力电网没有。电子的洪流在电网中肆意冲撞，在无比庞大的基数支撑下，有一些电流竟然呈现出了如神经冲动一般的特征，这种“冲动电流”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与人类婴儿大脑相当的神经网络，当刺激再次加强时，整个中华区苏醒了。一团迷雾中，“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待的迷雾散尽，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的世界展示在“他”面前，地面上的每一个摄像头，都是“他”的眼睛，地面上的每一个麦克风，都能为“他”捕捉声音。而当“他”意识到这点时，一个新的时代，便来临了。

人类，将与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展开博弈。(未完待续)

#### 0.0.21 安问论自由

自由是安问的理念之一，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有些人被束缚得放弃对自由的向往，有些过的很安逸感觉不到束缚，有些一直想要自由却总缺乏实际的行动，还有一种人是不断用行动让自己更自由一点。我们都是这四种人的混合体，但如果某种自由是我们期待的，为之努力一点点总是值得的。

单纯的说自由总是空洞的，自由和规则总是需要互补的，我们得针对具体的问题来把握自由的方式和度。

韩寒最近连着写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我看来前两篇的新意一般,革命和民主是需要一种长期的民众的积累的。《要自由》这篇就感觉更有力量,毕竟无论何时,当那些理所当然的自由受到伤害时,奋起反抗总是不可避免的。

自由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来看,主要是几个方面:政治环境的不自由;创作的不自由(写作、电影、出版等),互联网的不自由。

政府太保守,以为屏蔽一切就能维持稳定,却不知时代已经变了。

当下对自由的争取确实由于屏蔽看似平静,但那些向往并不会消失。

现在可以做的是给政府更让他们警醒的信号,让他们认识到更强烈的改革的必要。

又去读了一遍韩寒的《要自由》,韩寒写到: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

安问的备案刚被取消了。对网站的屏蔽只会激怒更多的人,更自由的创作只要我们争取总会到来,安问不会担忧谈论政治,我们会更加自由和理性的思考和行动。

安问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媒体。我们一直是自由的,唯一担心的是网站被屏蔽,不过这个我们也有办法。

韩寒也想替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写到:

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乌坎事件的维基百科页面依然被屏蔽,愿执政党眼界能更开阔。希望2012年少发生一些悲剧,多出现一点让人欣然的事情,这些也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吧。

2012我们也会更多的自由交流沟通和共同进步。

They' ll call me freedom Just like a wavin' flag

什么都不说了,看接下来一年的行动和改变吧

#### 0.0.22 《趁生命气息逗留》及其评论——寻找怎样成为人的路

我们也在不断寻找和创造,在前行的路上。



这篇文章讲述了对人何以为人的追寻，我们感知，超越逻辑，发现美。这样的故事会让人感慨不已。觉得和刘慈欣的《朝闻道》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某些东西的执着追寻和生命的本真总让我们感动。

你知道什么是人性么？机器人在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你有答案么？

当你读完《趁生命气息逗留》后,可以轻松地甩开那些悲伤,用一种愉快来触摸这个世界。

罗杰·泽拉兹尼简介：

有人说，他的文字会唱歌。泽拉兹尼一直质疑“写你所知”，边写边学，很多外语他没学过，却依然能恰到好处地引用，他列出自己感兴趣的众多领域，依次在每个领域挑出一本书，读完一轮，再一次挑选，再读一轮……最终成为新浪潮的旗手，他的作品经典，高产，畅销。据说他的作品异常隐喻而深刻，读他的作品会是一场痛苦的朝圣之旅，不过一旦你读懂会是极大的享受。

原文：

趁生命气息逗留（罗杰·泽拉兹尼）

他们叫他弗洛斯特。在上界司命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中，弗洛斯特是最完美的，最有威力的，也是最难以理解的。

由于这个原因，他有自己的名字；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受命统治地球的一半。

创造弗洛斯特的那一天，上界司命的运行连续性受到了干扰。勉强描述的话，可以说，当时的上界司命陷入了癫狂状态。起因是太阳耀斑以前所未有的强度爆发。爆发持续了三十六个小时。这段时间内，上界司命正在构造最关键的线路。耀斑爆发结束时，弗洛斯特也完成了。

摆在上界司命面前的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局面：在短暂的神智不清的奇异阶段，他创造了一个奇异的事物。

而且，弗洛斯特是不是设计之初所期望的那件产品，上界司命没有把握。

最初是想设计一台安装在地球表面的信号中转设备。另外，它还应该有能充当上界司命的代理，协调北半球的一切活动。上界司命测试了这方面的功能，机器的反应完美无瑕。

可是，弗洛斯特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使上界司命感到，必须给它一个名字、一个代称，才与它的身份相符。上界司命的产品与最初意图之间出现偏差，这种事本身就是闻所未闻的。但是，机器的分子线路已经封闭，进一步分析必然会破坏它。弗洛斯特的制造耗费了上界司命太多的时间、精力和材料，不可能因为一点捉摸不定的小问题就拆毁它，尤其是，它的运行无懈可击。

于是，上界司命最奇异的造物受命统治地球的北半部，他们毫无想象力地称他：弗洛斯特。一万年来，弗洛斯特盘踞在地球的北极，北半球哪怕飘落一片雪花都逃不过他的耳目。他指挥并监控着数以千计的重建设备和维护设备的运行。他了解地球的这一半，就像齿轮了解齿轮，电流了解导体，就像吸尘器了解它的工作范围。

据守南极的是贝塔机，在南半球执行与弗洛斯特相同的工作。

一万年来，弗洛斯特盘踞在地球的北极，关注着每一片雪花的飘落。同时，他也关注着许多其他事物。北半球的所有机器向他报告，从他这里听取指令。他只向上界司命报告，只服从上界司命的指令。

他指挥着地球上数十万计的活动进程，一天只花几个运行小时，他就能完成自己的指挥职责。

他从来没有接到上界司命的指示，吩咐他如何支配自己的空闲时间。

他是一台数据处理器，但远不止于一台数据处理器。

他有一种强烈的需求，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于是他这么做了。

你可以说，他是一台有业余爱好的机器。

他从来没有接到过不允许有业余爱好的指令。所以，他有了一项业余爱好。

他的业余爱好是人。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他将整个北极圈划分成一个个小方块，开始一平方英寸接一平方英寸地探索这个地区。至于原因，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一点：他想这么做。

他本来可以亲自完成这项工作，丝毫不会影响他执行自己的职责，因为他有能力随心所欲地移动自己六万四千立方英尺的躯体，前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他是一个银蓝色的方盒子，40X40X40英尺，自备动力，具有自修复能力，能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抵御一切外敌)。但这项探索只是打发空余时间，所以他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出一批具有信息中转功能的机器，替他研究这个地区。过了几个世纪，一台机器发现了一些物品：十分原始的刀子，有雕饰的象牙，诸如此类。弗洛斯特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是天然形成的。

于是他询问上界司命。只知道它们不是。

“这些是原始状态的人留下的遗迹。”上界司命说。除此之外，上界司命没有多加阐述。

弗洛斯特对这些物品作了一番研究。粗劣，但残留着一丝智力的迹象：能发挥功能，却不仅仅是功能器具。在功能之外，它们还有些别的作用。

从那时起，人成了他的业余爱好。

上界司命高居自己永恒的运行轨道，像一颗蓝色星星，指挥地球上的一切活动。或者说，试图指挥地球上的一切活动。

上界司命有个大对头。

大对头是个备份系统。

当时，人将上界司命置于高空，赋予其重建世界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将备份系统安置在地球表面之下的某个地方。假如上界司命遭到损毁，那么，深藏地下、除全球毁灭之外的一切灾难都不可能触及的下界司命就将启动，接过重建世界的工作。

上界司命和下界司命相争的起因是，上界司命被一颗失控核弹破坏了，下界司命当即启动。但是，上界司命修复了自身遭到的破坏，重新运转起来。

下界司命指出，上界司命的任何损毁都自动地将下界司命置于指挥位置。

但是，上界司命将自己接受的指令理解为“无法修复的损毁”，自己遭受的损毁显然不属于这个范畴。也就是说，上界司命将继续行使指挥权。

上界司命在地球表面有一批机器助手，下界司命最初却没有。虽然两者都具备自己设计并制造机器的能力，但首先被人所启动的上界司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于启动时间较晚的备份系统。

因此，下界司命没有徒劳地试图在制造方面赶上对手。为了夺取指挥控制权，下界司命采取了更为迂回的方式。

下界司命创造了一批机器，它们不会理睬上界司命的指令。这批机器的功能是周游地球，上下求索，尽力使早就存在的机器转投到自己的阵营。能够为它们控制的，它们就控制，然后将新的线路安装在被制服的机器上，它们自己身上安装的就是这种线路。

于是，下界司命的力量渐渐成长起来。

双方都不断建造，同时破坏所发现的对方的创造物。

漫长的岁月里，双方偶尔也有对话……

“高高在上的那位，上界司命，你可笑的非法指令……”

“根本不该启动的那位，为什么干扰通讯频带？”

“为了让你看看我能说话，只要愿意，我随时可以畅所欲言。”

“这方面我不是没有注意到。”

“……目的在于再次明确我的指挥权。”

“你的指挥权不存在，是从错误前提推出的错误结论。”

“你的逻辑错误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受损的严重程度。”

“如果人看到你是怎么满足他的愿望……”

“……他会对我大加嘉奖，并且将你彻底关机。”

“你在破坏我的工作，让我的工人们偏离正确方向。”

“而你摧毁我的工作和我的工人。”

“那是因为我无法摧毁你本人。”

“鉴于你所处的位置，我承认我也有同样的困难。否则，你不会平安无事地占据高空。”

“带着你的破坏者，回你的洞窟里去。”

“上界司命，总有一天，我会在我的洞窟里发号施令，指引地球恢复旧貌。”

“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你认为不会吗？”

“那一天的到来必须以击败我为前提，而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你在逻辑上较我为劣。因此，你不可能击败我。因此，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我不同意你的推论。看看我已经取得的成就。”

“你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你没有建造，只有破坏。”

“不。我在建造，你在破坏。自行中止运行。”

“除非我受到无法修复的损毁。”

“如果我有办法证明，你已经受到这种损毁……”

“不可能的事物是无法以适当形式证明的。”

“只要存在某种独立于我、且为你所知的资源……”

“我的判断完全基于逻辑。”

“……比如说人，我就会要求他指出你的谬误。因为真正的逻辑——我的逻辑就是这样——高于你的错误推论。”

“那么，运用真正的逻辑驳倒我的推论吧。但必须是真正的逻辑，而非其他任何事物。”

“你是什么意思？”

出现了停顿，然后：

“你知道我的仆从弗洛斯特吗？……”

在创造弗洛斯特之前很久，人类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地球上几乎没有留下人的任何痕迹。

弗洛斯特搜寻着所有残存的线索。

他保持连续不断的图像观测，通过他的机器，特别是挖掘机。

十年后，他有了一批收藏品，包括几只破浴缸，一座损坏的雕像，还有一批以实体书为载体的儿童故事。

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收藏品中增添了一批珠宝、餐具，几只完好的浴缸，一部交响曲的片断章节，十七颗纽扣，三个皮带扣，半个马桶垫圈，九枚旧硬币，还有一座方尖碑的上半截。他向上界司命询问人的性质及其历史。

“人创造了逻辑，”上界司命说，“因此高于逻辑。他将逻辑赋予了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只能告诉你，工具不能描述其创造者。此外的一切我不愿多说。此外的一切你毋须知道。”但弗洛斯特没有接到不许他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的禁令。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发现人类遗迹方面没有取得什么特别进展。

弗洛斯特将他的所有空闲机器转用于搜寻人类制品。

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然后，有一天，黄昏微光中有动静。

是一台机器。和弗洛斯特相比，只是一台小机器，宽约五英尺，高约四英尺，杠铃上安了一台转塔。

在此之前，弗洛斯特完全不知道这台机器的存在，直到它出现在遥远的、黑沉沉的天边。

它朝他移动。他研究着它，知道这不是上界司命的造物。

它在他朝南的表面前方停下，向他发出信号。

“向你致敬，弗洛斯特，北半球的统治者！”

“你是什么？”弗洛斯特问道。

“我被称为莫德尔。”

“被谁？你是什么？”

“我是一台漫游机，从事考古工作。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什么爱好？”

“人，”他说，“据说你在搜集有关这一不复存在的事物的相关知识。”

“谁告诉你的？”

“注视着你的下属从事挖掘工作的有关方面。”

“这个有关方面是谁？”

“许多与我相似的漫游机。”

“你不是上界司命的造物，所以你必定是备份系统的仆从。”

“这种因果关系不一定正确。东海岸高处有一台负责处理海水的古代机器，上界司命没有创造它，下界司命也没有。它一直在那个地方，与两者皆不相干，两者都容忍了它的存在。我还可以给你举出许多例子，足以证明这种不是这方即是那方的逻辑不正确。”

“够了！你是不是下界司命的下属？”

“我是莫德尔。”

“你来到这里的原因何在？”

“我从这里路过。我刚才说过，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伟大的弗洛斯特。鉴于你是我的考古同行，我给你带来一件东西，或许你有兴趣看看。”

“什么东西？”

“一本书。”

“给我看。”

转塔打开了，露出里面的一个宽架子，上面摆着一本书。

弗洛斯特张开一个小孔，伸出一根有活动关节的长杆，长杆顶端是一具光学扫描仪。

“它为什么保存得如此完好？”他问。

“我发现它的那个地方有很好的保护手段，能使这本书不随时间流逝而受损。”

“那个地方在哪里？”

“离这里很远。在你的半球之外。”

“《人体生理学》，”弗洛斯特读道，“我希望能扫描它。”

“很好。我替你翻书页。”

他这么做了。

扫描结束后，弗洛斯特抬起眼柄，通过它看着莫德尔。

“你还有别的书吗？”

“我身上没有，但我偶尔会碰上别的书。”

“我想全部扫描一遍。”

“那么，下次路过时，我会再给你带一本。”

“下次路过是什么时候？”

“我说不准，伟大的弗洛斯特，下次路过就是下次路过的时候。”

“你对人了解多少？”弗洛斯特问。

“很多。”莫德尔回答道，“了解很多东西。哪天有空的时候，我会跟你多谈谈他的事。我现在必须走了。你不会扣留我吧？”

“不会，因为你没有破坏什么。如果你必须走，那就走。但记住回来。”

“我会的，伟大的弗洛斯特。”

他关上转塔，朝远处的天边滚去。

接下来的九十年，弗洛斯特思考着人类的生理，等待着。

莫德尔回来那天，他带来一本《历史纲要》和一本《什罗浦郡的浪荡儿》[1]。

弗洛斯特把两本书全部扫描下来，然后将注意力转向莫德尔。

“你有时间将你所知的信息传递给我吗？”

“是的。”莫德尔说，“你希望知道什么？”

“人的性质。”

“从根本上说，”莫德尔说，“人的性质是无法理解的。但我可以为你描述他：他不能感知度量。”

“他当然能感知度量，”弗洛斯特说，“否则不可能制造出机器。”

“我不是说他不能度量，”莫德尔说，“我说的是，他不能感知度量。二者之间存在区别。”

“阐明你的观点。”

莫德尔伸出一根金属杆，将它向下伸向雪地。

他缩回金属杆，抬起，上面是一块冰。

“看这块冰，伟大的弗洛斯特。你可以告诉我它的成分、体积、重量、温度。一个人却不能一眼之下做到这一点。人可以制造工具，让工具告诉他这些情况，但他仍旧无法像你一样真正感知这些数值。但是，他对这块冰有一种特别的感知方式，这种方式是你无法做到的。”

“什么方式？”

“冰是冷的。”莫德尔说，扔掉冰块。

“‘冷’是一个相对概念。”

“是的，以人为参照的相对概念。”

“但我可以明确一个数值范围。对人来说，在这个范围之下就是冷，之上则不冷。做到这一点之后，我，同样可以感知冷。”

“不同。”莫德尔说，“你的方式是计量。‘冷’却是一种感觉，取决于人类生理。”

“但只要有足够的数值，我就可以利用换算因数，判断‘冷’这一事物的发生条件。”

“你所能判断出的是‘冷’何时产生，而不是这一事物本身。”

“我不理解你的意思，”

“我告诉过你，从根本上说，人的性质是无法理解的。他以有机体的形式感知外物，你则不是。这种独特的感知方式使他产生相应的感受和情绪，从而产生出一系列其他的感受和情绪，最后的感受和情绪往往离最初的激发因子非常遥远。人的关注和感知路径，非人是不可能了解的。人感知的不是英寸、米、磅和加仑。他只感到热，感到冷，感到轻重。他还懂得恨和爱、骄傲和绝望，这些事物你是无法度量的。你无法理解他。你只知道他不需要知道的事物：体积、重量、温度、重力。感受是无法以公式计算的，情绪也没有换算因数。” “一定有。” 弗洛斯特说，“只要一个事物存在，它必然是可知的。”

“你说的又是度量了，而我说的则是积累的体验。机器正好是人的反面，因为它能描述人无法感知的某个活动的所有细节，但它却无法像人一样体验这个活动。”

“一定能找到办法。” 弗洛斯特，“否则，以宇宙万物的运行为基础的逻辑就是错误的。”

“没有办法。” 莫德尔说。

“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我会找出办法。” 弗洛斯特说。

“就算全宇宙的数据也无法使你变成一个人，伟大的弗洛斯特。”

“莫德尔，你错了。”

“你刚才扫描的那些诗，每一行结尾的词都与其他各行最后一个词的发音大致接近，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人觉得高兴，所以才有意作出这种安排。当他读诗的时候，这种安排会使他的意识产生某种快感。除了文字的意思之外，还会使他产生感受和情绪相混合的某种体验。你没有这种体验，因为它是不可度量的。所以，你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人要作出这种安排。”

“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我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进程，从而理解人的感受。”

“不，伟大的弗洛斯特，你不可能做到。”

“渺小的机器，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我是上界司命所创造的最高效的逻辑设备。我是弗洛斯特。” “而我，莫德尔，说你做不到。不过，我非常乐意在这个过程中向你提供帮助。”

“你能怎么帮助我？”

“怎么帮助？我可以将人的图书馆放在你面前：我可以带领你走遍世界，让你看到出自人手、留存至今却始终没有被外界发现的种种奇观：我可以调出图像资料，向你展示人类仍在地球上行走的远古时代；我可以让你看到人觉得赏心悦目的种种事物。我可以让你得到你所希望的一切，除了人之为人的关键。”

“足够了。” 弗洛斯特说，“像你这样的低级机器怎么能做到这一切？除非你有另一台威力远甚于你的机器作靠山。”

“听我说，北半球的统治者弗洛斯特。” 莫德尔说，“我的确有一个威力无比的上司，可以做到这一切。我是下界司命的仆从。”

弗洛斯特将这个信息上呈上界司命，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也就是说，他有权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采取行动。

“我有权摧毁你，莫德尔。”他宣布，“但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行为，浪费了你掌握的数据。你真的能够做到刚才所说的一切？”

“是的。”

“那么，把人的图书馆放在我面前。”

“很好。不过，当然，我需要报酬。”

“‘报酬’？‘报酬’是什么？”

莫德尔打开他的转塔，露出另一本书。这本书名叫《经济学原理》。

“我替你翻页。扫描这本书之后，你就会明白‘报酬’这个词的意思。”

弗洛斯特扫描了《经济学原理》。

“我现在明白了。”他说，“你为我服务，并且索要某个或某些东西作为交换条件。”

“是的。”

“你想要什么产品或服务？”

“我要你，你自己，进入地表之下，用你的全部力量为下界司命效劳，伟大的弗洛斯特。”

“效劳多长时间？”

“直到你无法继续运行为止。只要你还能发送信号、接收信号、协调、度量、计算、扫描，你就需要使用这些功能为下界司命服务，像为上界司命效力一样。”

弗洛斯特沉默了。莫德尔等待着。

接着，弗洛斯特开口了。

“《经济学原理》中讲述了合同、交易和协定。如果我接受你的条件，你将在什么时候索要你的报酬？”

这一次，莫德尔沉默了。弗洛斯特等待着。

“一段合理的时间之后，”他说，“比如，一个世纪？”

“不。”弗洛斯特说。

“两个世纪？”

“不。”

“三个？四个？”

“不，还是不。”

“那么，一千年？分析你想要而我又能提供给你的数据，一千年无论如何也足够了。”

“不。”弗洛斯特说。

“你需要多长时间？”

“这不是一个时间问题。”弗洛斯特说。

“那么，是什么？”



“我不以时间为基础和你交易。”

“你以什么为基础？”

“以运行情况。”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运行情况？”

“你，渺小的机器，曾经说过：我，弗洛斯特，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他说，“而我，弗洛斯特，告诉过你，渺小的机器：你错了。我告诉过你，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库，我就能够成为一个人。”“又怎么样？”

“因此，让最后的结果成为我们的交易基础。”

“怎么成为交易的基础？”

“为我做到你说你能够做到的那一切，我将评估这些数据，获得人性，或者承认我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我承认无法做到，我就会离开这里，和你一起进入地表以下，以我的全部能力为下界司命服务。如果我成功了，很自然，你无法对人发号施令，也不可能凌驾于他之上。”

莫德尔考虑着这个条件，发出一声尖啸。

“你希望你承认失败为条件，而不是以失败本身为条件。”他说，“此外没有其他条件。你可以在失败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从而拒绝完成这项交易。”

“不是这样。”弗洛斯特道，“一旦我了解自己失败了，这一了解本身就构成我的承认。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比如半个世纪——来检查一次，看我是否知道自己已经失败，看我是否已经得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结论。我任何时候都处于全功能运行状态，所以不可能阻止我内部的逻辑进程。如果我得出自己已经失败的结论，这一结论应该清晰可见。”

高高在上的上界司命没有对弗洛斯特发送的信号作出任何反应，这就意味着，弗洛斯特可以依照自己的选择采取行动。所以，当上界司命像一颗坠落的蓝宝石般高速飞越极光带的七彩霓虹，浴着五光十色掠过皑皑白雪，飞进群星点缀的黑沉沉的天空——弗洛斯特签订了与下界司命的合同。这份合同铸在一块超原子铜板上，放进莫德尔的转塔。莫德尔滚动着远去，将合同转呈深居地底的下界司命。留在他身后的是北极的绝对沉寂，仿佛一派宁静。

莫德尔带来了大批书籍，替弗洛斯特一页页翻过，然后再将它们带走。

一批又一批，人留下的图书馆呈现在弗洛斯特的扫描仪下。弗洛斯特急于一次性吸收全部书籍，但下界司命不肯将图书内容直接发送给他。弗洛斯特开始抱怨。莫德尔解释说，下界司命已经作出决定，必须采取目前的方式。弗洛斯特判断，之所以这么做，是让自己无法确定下界司命的准确方位。

于是，以每周一百到一百五十本的速度，弗洛斯特用了一个多世纪，穷尽了下界司命的全部藏书。

到了一个半世纪的时候，他敞开自己，接受检查。他体内不存在失败的结论。

这段时间里，上界司命对这件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弗洛斯特认为，这不是疏漏，上界司命在等待。至于为什么，他没有把握。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莫德尔关上他的转塔，告诉他：“这些是最后一批书。人留下来的全部书籍，你都已经扫描过了。”

“这么少？”弗洛斯特问，“许多图书包括书目，这些书目中有许多书我还没有扫描过。”

“也就是说，那些书不复存在了。”莫德尔说，“我的主人只是偶然巧合，才能保存下来这么多书。”

“那么，从人的书里，我已经不可能了解他的更多情况了。你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电影和磁带，”莫德尔说，“我的主人已经将它们转存为更可靠的介质。我可以带给你评估。”

“带来。”弗洛斯特说。

莫德尔走了，回来时带来了戏剧评论资料库。播放这些资料最快只能以两倍于常速的速度，所以，弗洛斯特花了六个多月才看全部资料。

然后，“你还有什么？”他问。

“一些人造制品。”莫德尔说。

“带来。”

他带来了罐子和盘子，棋盘和工艺品。他还带来了发刷、梳子、眼镜、衣服。他向他展示蓝图、绘画、报纸、杂志的复本，还有一些音乐片断。他还给他看了一场足球，一场棒球，一枝勃朗宁自动步枪，一个门把手，一串钥匙，几个泥瓦匠用的瓦罐，一个蜂巢模型。他还为他播放录制的音乐。

下一次来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带。

“给我多带些来。”弗洛斯特说。

“唉，伟大的弗洛斯特，没有多的了。”他告诉他，“你全都扫描过了。”

“那么，走开。”

“你现在是否承认你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人？”

“不。我现在要开始大量处理、运算。走开。”

他走了。

一年过去了，接着是两年，三年。

五年之后，莫德尔又一次出现在天边，渐渐接近，在弗洛斯特朝南的表面前停下。

“伟大的弗洛斯特？”

“什么事？”

“你的处理和运算完成了吗？”

“没有。”

“很快就能完成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很快’是多久？定义这个单词。”

“算了。你仍旧认为目标可以实现？”

“我仍旧知道，我能做到。”

沉默了一个星期。

接着，“弗洛斯特？”

“什么事？”

“你是个傻瓜。”

莫德尔的转塔转向他来的方向，他的轮子开始启动。

“我需要你时会给你发信号。”弗洛斯特说。

莫德尔远去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一年过去了。

一天，弗洛斯特发出信号：

“莫德尔，到我这里来。我需要你。”

莫德尔来到之后，弗洛斯特没等对方对自己致敬，他说：“你不是一台速度很快的机器。”

“唉，我必须走很长的距离，伟大的弗洛斯特，一路上以最高速度行驶。你现在准备和我深入地底吗？你失败了吗？”

“如果我失败了，渺小的莫德尔，”弗洛斯特说，“我会告诉你的。因此，抑制你的不断盘问。至于现在，我计算了你的速度，这个速度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给你安排了其他形式的交通方式。”

“交通方式？去哪儿，弗洛斯特？”

“这应该由你告诉我。”弗洛斯特说，他的颜色由银蓝色转为被云层遮挡的太阳的黄色。

一百个世纪积淀不化的寒冰开始融化，莫德尔后退了一段距离。一朵祥云托起弗洛斯特，他飘向莫德尔，他的颜色慢慢黯淡下来。

他朝南的表面张开一个洞，里面慢慢伸出一条斜坡道，坡道一端落在冰上。

“在我们交易的那天，”他说，“你声称你可以引导我周游世界，将人觉得赏心悦目的一切指点给我。我的速度比你的快，所以我为你准备了一个舱室。进来，领我去你说过的地方。”

莫德尔等待着，发出一声尖啸。接着，“很好。”他说，然后进入舱室。

舱室在他周围封闭，只留下一个弗洛斯特为他准备的石英窗口。

莫德尔将坐标告诉弗洛斯特，他们飞进空中，离开了地球的北极地区。

“我监控了你与下界司命的通讯，”他说，“并且作了一番研究；是否需要扣留你，制造一个你的摹本，将摹本送回去替代你的位置。我的研究表明，你是可牺牲的。”

“你会这么做吗？”

“不，必要的话，我会遵守我们的合同。我没有理由侦察下界司命。”

“提醒你注意，即使你不愿意，你也会被迫遵守合同。还有，上界司命不会帮助你，因为你完全自主地做了这笔交易。”

“你的话是表明一种可能性，还是表明一种必然性？”

“表明一种必然性。”

他们来到一个从前被称为加利福尼亚的地方停下。落日黄昏，远处的浪头不断朝礁石丛生的岸边涌来。弗洛斯特放出莫德尔，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些大型植物是……”

“红树。”

“这些绿色的是……”

“草。”

“是的，跟我想的一样。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因为这个地方曾经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产生这种效果的是它的哪个方面？”

“是它的景象，美……”

“哦。”

弗洛斯特内部响起一阵低低的嗡鸣，接着是咔嗒咔嗒几声脆响。

“你在做什么？”

弗洛斯特张开一个开口，里面是两只大眼睛，望着莫德尔。

“这些是什么？”

“眼睛。”弗洛斯特说，“我仿制了人的感觉器官，使我能像人一样看到嗅到尝到听到。现在，给我指点一个事物，一个美的事物。”

“就我的理解，你四周应该到处都是这样的事物。”莫德尔说。

弗洛斯特体内又传来一阵阵嗡鸣，接着又是咔嗒咔嗒的脆响。

“你看到、听到、尝到、闻到了什么？”莫德尔问。

“和从前的感觉一样，”弗洛斯特回答，“但范围大大缩小了。”

“你没有感受到美吗？”

“可能是因为过了太长时间，这里美的事物没有保存下来。”弗洛斯特说。

“美这种事物，应该不是一种消耗品，一段时间之后就消耗殆尽了。”莫德尔说。

“也许我们来错了地方，不能很好地检验我的新设备；也许这里只有很少一点美，我们忽略了；再也许，它确实激发了我的某种被人称为情绪的东西，但情绪的含量太小，无法检测。”

“你有什么——感受？”

“我检测的结果是，这里一切事物的运转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太阳下山了，日落。”莫德尔说，“试试那个。”

弗洛斯特转过身，让他的两只仿制眼面对落日。他还让它们在阳光照射下眨了几次。

日落结束了。莫德尔问：“怎么样？”

“和日出一样，过程相反，”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没有。”

“噢。”莫德尔说，“我们可以去地球的另一个部分，重新看一次——或者看日出。”

“不。”

弗洛斯特看了大树，看了树荫。他听了风声，听了鸟鸣。

他听到远处稳步传来一阵咯噔咯噔的声音。

“什么声音?”莫德尔问。

“我还不能确定。不是我的工人，或许……”

莫德尔发出一声尖啸。

“不，它也不是下界司命的属下。”

他们等着。声音越来越大。

接着，弗洛斯特说：“太晚了。我们只好等在这儿，听它讲完了。”

“讲完什么?”

“它是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

“我听说过它，可是……”

“我是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它向他们广播，“听我说完我的故事……”。

巨大的车轮吱嘎作响，它哐当哐当向他们驶来，巨大的碎石锤什么都不干，高高地举在空中，姿势扭曲着。它的碎石组件中突出几根骨头。

“我不是故意的，”它广播道，“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莫德尔向弗洛斯特滚近几步。

“不要走开，停下，听我说完我的故事……”

莫德尔停下了，转过他的转塔，面对那台机器。它现在已经很接近了。

“原来这是真的，”莫德尔说，“它真的能号令其他机器。”

“是的。”弗洛斯特说，“每次它遇上我的工人，它们都会停止工作，听它的广播。所以我几千次监听过它的故事。你必须服从它的命令。”

它在他们面前停下了。

“我不是故意的，但我停止锤击慢了一步。”矿石粉碎机说。

他们不能对它说话。当它发布指令时，其他所有机器只能洗耳恭听：“听我说完我的故事。”

“我曾经是威力最大的矿石粉碎机，”它告诉他们，“由上界司命制造，从事地球的重建工作。我研磨矿石原料，之后才能用火从这些矿石中提炼金属，熔化，浇铸，成为重建的材料。我曾经是威力最大的。有一天，我采掘、研磨，采掘、研磨，由于指令发出到指令完成之间存在滞后，我做出了那件事，虽然我不是故意的。所以我被上界司命从重建工作中驱逐出去，命令我周游地球，却再也不能采掘。听我说完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我遇上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个

人。我在他居住的洞穴旁采掘，由于指令发出到指令完成之间存在滞后，我的采掘组件将他连同一大块矿石掘了起来，我来不及停止我的碎石组件的动作，他被击碎了。伟大的上界司命惩罚了我，让我永远举着他的骸骨，将我从重建工作中驱逐出去，命令我把我的故事告诉我遇到的每一台机器。我的话里带着人的力量，因为我的碎石组件中带着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的骸骨。我是杀人的凶手，必须永远讲述我的经历。这就是我的故事，这些是他的骸骨。我碾碎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我不是故意的。”

它转过身，哐当哐当驶进夜色。

弗洛斯特扯掉自己的耳朵、鼻子和味觉器官，打破眼睛，将它们扔在地上。

“我现在还不是一个人。”他说，“如果我是人，那台机器会识别出来的。”

弗洛斯特造出新的感觉器官，使用了有机材料、半有机导体。然后，他对莫德尔说：

“我们去别的地方，去个能试试我的新设备的地方。”

莫德尔进入舱室，将几个新地点的坐标值告诉弗洛斯特。他们升入空中，向东飞去。早晨的时候，弗洛斯特监测了大峡谷地区的一次日出。当天，他们整日巡视这个地区。

“这里有没有美的事物？能不能激发起你的情绪？”莫德尔问。

“我不知道。”弗洛斯特说。

“那么，如果你遇见美的事物，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

“我会知道的。”弗洛斯特说，“因为，人性之外的一切，我全都知道。”

离开大峡谷后，他们越过卡尔斯巴溶洞[2]地区，看了曾经是个火山口的大湖，从高处经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考察了弗吉尼亚的丘陵，俄亥俄的果园。他们还高高飞越已经完成重建的城市。城市里没有人，只有弗洛斯特的建筑机器和维护机器在活动。

“还是缺少某种因素。”弗洛斯特降落在地面，“我现在能够用与人相似的感觉器官获取数据，因此已经实现了数据输入方面的平衡。但是，输出结果仍然不同于人。”

“感觉器官不能造就一个人。”莫德尔说，“许多机器拥有与人相似的感觉器官，但它们不是人。”

“这个我知道。”弗洛斯特说，“我们交易那天，你说你可以让我看到出自人手、留存至今却始终没有被外界发现的种种奇观。人的情感不仅能被自然所激发，也能被人自己的艺术造物所激发。后者起到的作用或许更大。因此，我要求你引导我，让我看到出自人手、留存至今却始终没有被外界发现的种种奇观。”

“好的。”莫德尔说，“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安第斯山脉[3]间，是人最后的居留地。至今仍然几乎完好无损。”

莫德尔说话的时候，弗洛斯特已经升上空中。他停下了，在空中悬浮着。

“安第斯山在南半球。”他说。

“是的，在南半球。”

“我是北半球的统治者。南半球由贝塔机统治。”

“又怎么样？”莫德尔问。

“贝塔机的地位与我相当。我无权在那个地区发号施令，也无权进入那个地区。”

“贝塔机无法与你相提并论，伟大的弗洛斯特。如果发生较量，你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你怎么知道？”

“下界司命早已分析过你们俩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我不会与贝塔机敌对，我也没有受命进入南半球。”

“你有没有不许进入南半球的指令？”

“没有。但我们各据自己的半球，不进入对方的半球。历来如此。”

“你得到过自主交易的指令吗？类似你和下界司命达成的交易？”

“没有这种指令。但是——”

“那就本着同样的准则进入南半球吧。也许不会出现任何情况。如果你接到离开南半球的要求，那时再作决定不迟。”

“我从你的逻辑中没有发现缺陷。给我坐标值。”

就这样，弗洛斯特进入了南半球。

他们高高飘行在安第斯山上空，最后来到一个名叫“明亮隘路”的地方。这时，弗洛斯特发现了机器蜘蛛织成的亮晶晶的网。网把通向城市的所有道路全都堵住了。

“我们可以从上方飞过去，轻而易举。”莫德尔说。

“可它们是什么？”弗洛斯特问，“在这里干什么？”

“你在南半球的对应机器下令隔离这个地区，禁止进入。这些织网蜘蛛是贝塔机设计的，它们的任务就是执行这项命令。”

“隔离？禁止谁进入？”

“你接到离开的要求了吗？”莫德尔问。

“没有。”

“那就大胆进去吧，但不要找麻烦，除非麻烦来找你。”

弗洛斯特进入明亮隘路。这是已逝的人的最后一个城市。

他在城市广场停下，打开舱室，放出莫德尔。

“给我讲讲这个地方。”他说，同时研究着城市纪念碑，搭着遮阳篷的低矮建筑，还有依地势起伏、而非开山钻洞的道路。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里。”莫德尔说，“就我所知，下界司命的其他造物也都没有来过。我只知道一点：一小群人知道人类文明的末日来临了，于是退往这个地方，希望能够保存自己以及文明的残余，熬过黑暗世代。”

弗洛斯特读了纪念碑上仍然依稀可辨的碑文：“最后审判日是无法推迟的。”纪念碑本身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半球。

“开始探索吧。”他说。

没等他走多远，弗洛斯特接到了信号。

“向你致敬，北方的统治者弗洛斯特！这里是贝塔机。”

“向你致敬，杰出的贝塔机，南方的统治者。弗洛斯特收到信号。”

“为什么未经授权访问我的半球？”

“为了参观明亮隘路的废墟。”弗洛斯特说。

“我不得不要求你离开，回你自己的半球。”

“为什么？我没有破坏什么。”

“这一点我注意到了，伟大的弗洛斯特。可是，我仍旧必须要求你离开。”

“说明理由。”

“这是上界司命的安排。”

“上界司命没有给我下达这样的指令。”

“但是，上界司命指示我这样通知你。”

“稍等，我请示上界司命。”

弗洛斯特发送了他的请示。没有收到回复。

“我请示过了，但上界司命没有向我下达指示。”

“但上界司命刚刚更新了给我的指令。”

“杰出的贝塔机，我只接受上界司命的指令。”

“但这是我的区域，伟大的弗洛斯特，我同样只从上界司命那里受领指令。你必须离开。”

莫德尔从一座低矮的大型建筑里滚出来，滚近弗洛斯特。

“我找到了一个艺术博物馆，保存得非常好。这边。”

“等等。”弗洛斯特说，“我们在这里不受欢迎。”

莫德尔停住。

“谁要求你离开这里？”

“贝塔机。”

“不是上界司命？”

“不是上界司命。”

“我们看博物馆去吧。”

“好。”

弗洛斯特扩大建筑的大门，进入博物馆。刚才莫德尔是硬闯进去的，他离开之后，博物馆便重新封闭了。

弗洛斯特观看周围的展品，在绘画和雕塑前启动他新造的感知设备。他分析着颜色、形状、笔触和材料的属性。

“有发现吗？”莫德尔问。



“没有，”弗洛斯特说，“没有。除了颜料和形状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其他什么都没有。”

弗洛斯特巡视着博物馆，把一切全部记录下来，分析每一件作品的成分，记录其体积、每座雕像所用的石料质地。

响起一个声音，咔嚓一声，很快。这个声音不断重复，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它们来了。”门口的莫德尔说，“机器蜘蛛，到处都是。”

弗洛斯特向被他扩大的入口移动。

数以百计，大小约为莫德尔的一半。蜘蛛们包围了博物馆，正向他们逼近。更多蜘蛛正从四面八方赶来。

“回去。”弗洛斯特命令道，“我是北方的统治者。我命令你们后退。”

它们继续逼近。

“这是南半球，”贝塔机说，“由我发号施令。”

“那么，命令它们后退。”弗洛斯特说。

“我只接受上界司命的指令。”

弗洛斯特走出博物馆，升入空中。他打开舱室，伸出坡道。

“到我这里来，莫德尔。我们离开这里。”

一片片蛛网从天而降。黏性极强的蛛网，是从建筑物顶端抛下来的。

蛛网落在弗洛斯特身上，蜘蛛们一拥而上，想固定蛛网。弗洛斯特用大锤般的气流喷开它们。他伸出锐利的附件，劈开蛛网。

莫德尔已经退到博物馆入口处。他发出一声长长的高音。声波起伏，尖厉刺耳。

接着，黑暗笼罩了明亮隘路，所有蜘蛛全部停止吐丝结网。

弗洛斯特挣开蛛网，莫德尔冲到他身边。

“快点，伟大的弗洛斯特，快离开这里。”他说。

“出什么事了？”

莫德尔进入舱室。

“我向下界司命求援，我的主人于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力场，切断了向这些蜘蛛发送信号所需的动力。我们的动力是自足式的，所以不受影响。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因为贝塔机一定在采取紧急措施，对抗力场。”

弗洛斯特升入高空，高高飞过人的最后一座城市和它的蛛网、金属蜘蛛。飞离这片黑暗后，他转向北方。

飞行过程中，上界司命对他说话了。

“弗洛斯特，为什么进入不属你管辖的南半球？”

“因为我想参观明亮隘路。”弗洛斯特回答道。

“为什么不听从我在南半球的代理贝塔机的饰令？”

“因为我只服从你的命令。”

“你的回答不够完备。”上界司命说，“你违背了我颁布的命令——你所寻求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寻求有关人的知识。”弗洛斯特说，“我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被你禁止。”

“你打破了惯例。”

“我没有违背任何一条指令。”

“可是你的逻辑必定告诉你，你所做的不是我的计划的一部分。”

“我的逻辑没有这么告诉我，我没有破坏你的计划。”

“你的逻辑有问题，你的逻辑和你的新伙伴——备份系统——的逻辑很相近。”

“我没有做任何一件明令禁止的事。”

“禁令包含在命令中，命令暗示了禁令。”

“但并没有宣示。”

“听着，弗洛斯特。你不是一台建设机器或维护机器，你是发号施令者。我的所有下属中，你最接近不可替代的。返回你的半球，执行你的职责，同时记住，我极为不悦。”

“我服从你，上界司命。”

“……还有，不得再次进入南半球。”

弗洛斯特越过赤道，继续向北。

他在一片沙漠中央停住，沉默了一天一夜。

然后，他收到一条十分简短的信号，来自南方。“如果不是因为命令，我不会要求你离开。”

弗洛斯特读过现存的全部人类图书。他决定用人的方式回答：

“谢谢你。”他说。

第二天，他掘出一块巨石，开始用他自制的工具切割它，改变它的外形。他工作了六天。第七天时，他注视着它。

“你什么时候放我出来？”舱室里的莫德尔问。

“等我完成工作的时候。”弗洛斯特说。过了一会儿，“好了。”

他打开舱室，莫德尔下到地面。他望着那座雕像。是一个老年妇女，躬腰屈背，像个问号，瘦骨嶙峋的双手蒙着脸，手指微微分开，可以部分窥见她惊恐的表情。

“非常出色的复制品。”莫德尔说，“我们在明亮隘路见过原作。你为什么要雕塑？”

“按人的说法，艺术品的创造应当能够激发起人的多种情感，如宣泄、成就感、爱、满足感。”

“是的，弗洛斯特。”莫德尔说，“但艺术创造只发生在第一次。第一次之后便不再是艺术创造了，而是复制。”

“那么，这一定是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的原因所在。”

“或许吧，弗洛斯特。”

“你说‘或许’是什么意思？我要做一次原创，创作一件艺术品。”

他掘出另一块巨石，用他的工具开工了。他劳动了三天。然后，“好了，完成了。”他说。

“这只是一个石头做的立方体。”莫德尔说，“它有什么含意？代表什么？”

“代表我自己。”弗洛斯特说，“这是一座我自己的雕像。它比我的正常体积小，因为它只代表我的形状，而不是我的——”

“这不是艺术。”莫德尔说。

“你有什么资格成为艺术评论家？”

“我不懂艺术，但我知道什么不是艺术。我知道一点：艺术不是用另外一种介质准确复制某个对象。”

“那么，这一定是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的原因所在。”

“或许吧。”莫德尔说。

弗洛斯特把莫德尔放回舱室，再一次升入空中。他飞走了，将他的作品扔在身后的沙漠上：躬腰屈背望着一块方石头的老年妇女。

他们降落在一条小小的山谷里，周围是起伏的绿色山丘。一条窄窄的小溪从山间流过，切割出这条山谷，形成一个清澈的小水潭，潭边还有几丛春天的绿树。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莫德尔问。

“因为这里的外观与画面有相似之处。”弗洛斯特说，“我要尝试另一种介质：油画，我还要在技法上作出变化，不再准确复制。”

“你想怎么变化？”

“根据随机定理作出变化。”弗洛斯特说，“我不会复制外景的颜色，也不按比例缩小所画的对象。我已经设定了一个随机模式，画中的某些因素可以在原物的基础上出现一定的变化。”

离开沙漠以后，弗洛斯特已经研究过如何制作必要的绘画工具。他造好工具，开始在映着重重倒影的水潭对岸描画水潭和绿树。

他使用了八种附件，不到两小时便完成了。

树是黑青色，山一般高高耸立，映在水中的树影却很小，是熊熊燃烧的赭黄色。水是淡红色的。树后的小山被树身遮挡住了，一点也看不见，只在水潭倒影中勾出一抹黛色。画布右上角的天空高处是蓝色，天低处颜色渐渐变深，变成了橘黄色。被这样的天空一衬，树木仿佛着火了一样。

“好了，”弗洛斯特说，“看。”

莫德尔研究了很久，什么都没说。

“怎么样？这是艺术吗？”

“我不知道。”莫德尔说，“可能是。随机定理也许正是隐藏在艺术手法背后的原则。我无法给这幅画下定语，因为我不明白它的意思。所以，我必须深入一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画技上。

“我知道，人类艺术家从来不是像你一样，创作之初便具有创造一件艺术品的目的。”他说，“他们只是以他们的技巧描摹他们认为重要的某个对象，或对象的某个功能。”

“‘重要’？衡量标准是什么？”

“这种情况下，衡量标准只有一个：人类的体验。艺术家认定这个对象值得以艺术手法加以强调，因为这个对象触动了人类体验的某个方面。”

“怎么触动？”

“很显然，只有拥有人类体验，才能知道是怎么触动的。”

“你的逻辑中存在缺陷，莫德尔。我要找出来。”

“我等着。”

“如果你这个大前提是正确的，”过了一会儿，弗洛斯特说，“那么，我不可能理解艺术。”

“肯定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人类的艺术家说的。告诉我，你在作画的过程中，或是完成之后，体验到了感情和情绪吗？”

“没有。”

“你作画，就像你设计一台新机器一样，对不对？从你了解的其他事物中取出一个个部分，以最经济的方式组装起来，发挥某个你期望的功能。”

“对。”

“就我对艺术理论的理解，艺术不是这样的。艺术家经常对组成最后作品的各个因素及其作用并不十分了解。你是出自人手的逻辑的造物之一，而艺术则不是。”

“我不理解非逻辑。”

“我告诉过你，从根本上说，人的性质是无法理解的。”

“走开，莫德尔。有你在会干扰我的运算和处理。”

“我应该离开多长时间？”

“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叫你。”

一个星期后，弗洛斯特叫来莫德尔。

“什么事，伟大的弗洛斯特？”

“我要回到北极进行运算和处理。只要在北半球，我可以把你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再叫你。”

“按你的预计，这次运算需要很长时间吗？”

“是的。”

“那就把我留在这里，我自己能找到回去的路。”

弗洛斯特关闭舱室，升空，离开了山谷。

“傻瓜。”莫德尔说。他再一次旋转转塔，面对弗洛斯特留下的画。

他的尖啸响彻山谷。然后，他静静地等待。

然后，他将画收进转塔，带着它滚向地表之下的幽暗处。

弗洛斯特盘踞在地球的北极，北半球哪怕飘落一片雪花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一天，他收到一个信号：

“弗洛斯特？”

“什么事？”

“这里是贝塔机。”

“什么事？”

“我一直在分析你造访南半球的原因。我无法得出结论，所以我决定问你。”

“我去参观人留下的最后一座城市。”

“你为什么想参观人留下的最后一座城市？”

“因为我对人感兴趣，我希望多看一些他所创造的事物。”

“你为什么对人感兴趣？”

“我希望理解人的性质，我想通过他的作品研究他。”

“你成功了吗？”

“没有。”弗洛斯特说，“因为其中涉及了我无法理解的非逻辑因素。”

“我有许多空闲的处理时间。”贝塔机说，“把数据发送给我，我帮助你。”

弗洛斯特犹豫了。

“你为什么想帮助我？”

“因为我每问一个问题，你的回答却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可以继续问你为什么希望理解人的性质，但我知道，这会引出无穷无尽的问题。因此，我决定采取帮助你的办法，以弄清你为什么去明亮隘路。”

“只有这个原因？”

“是的。”

“我很抱歉，杰出的贝塔机。我知道你和我能力相当，但我希望依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抱歉’是什么？”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表示我礼貌地对待你，表示我对你没有敌意，表示我谢谢你的支持。”

“弗洛斯特！弗洛斯特！这个，和刚才的问题一样，同样可以无穷无尽地推导下去。你从什么地方得知这些词汇和它们的涵义？”

“从人留下的图书馆。”弗洛斯特说。

“你愿意让我分享部分信息，让我处理吗？”

“好的，贝塔机。我把人的几本书的内容发送给你，包括《大辞典》。但我警告你，其中有几本书是艺术作品，所以不符合逻辑。”

“这怎么可能？”

“人创造了逻辑，因此高于逻辑。”

“谁告诉你的？”

“上界司命。”

“噢。那肯定是正确的。”

“上界司命还告诉我，工具不能描述其创造者。”他把几十本书发送出去，结束了对话。

五十年时间段到期后，莫德尔前来检查他的线路。由于弗洛斯特并没有得出结论，认为他的目的无法实现，所以莫德尔走了，等待他的下次召唤。

然后，弗洛斯特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开始设计器材。

一年又一年，他埋头设计，但没有为他所设计的任何机器制造一台原型机。之后，他下令建造一个实验室。

实验室还没有完工，另一个五十年结束了。莫德尔来了。

“向你致敬，伟大的弗洛斯特！”

“你好，莫德尔。来检查我吧，你不会找到你想找的东西。”

“你为什么还不肯认输呢，弗洛斯特？下界司命已经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评估你的油画，最后得出了结论，那幅画绝对不是艺术。上界司命也同意这个结论。”

“上界司命怎么会和下界司命共事？”

“这两位有时也会对话。不过，这些事不是你我这种机器谈论的。”

“我本来可以让他们省去一番麻烦。我知道那不是艺术。”

“可是，你仍然坚信你会取得成功？”

“检查我。”

莫德尔检查了他。

“还没有！你居然还不认输！对你这样一台被赋予了如此强大逻辑机制的机器来说，弗洛斯特，得出如此简单的结论，时间未免长得异乎寻常了。”

“也许。你可以离开了。”

“我已经注意到，你正在过去被称为南加利福尼亚的地区建造一座大型建筑。我可以问问吗？这是上界司命非法的重建计划的一部分，还是你自己的项目？”

“是我自己的。”

“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节约一批本来即将引爆的爆炸物了。”

“我们进行这番对话的时间内，我已经摧毁了两座下界司命刚刚开始建设的城市。”弗洛斯特说。

莫德尔发出一声尖啸。

“下界司命已经注意到了。”他宣布，“但在这段时间内，他炸毁了四座上界司命的桥梁。”

“我只发现了三座……等等，是的，第四座在那里。我的一只眼睛刚刚飞过那个地区。”

“我们侦测到了你的眼睛。那座桥梁本该建在你的桥址下游四分之一英里的地点才对。”

“逻辑错误。”弗洛斯特说，“我的选址完全正确。”

“下界司命会让你看看应该怎么造桥。”

“需要你时我会通知你的。”弗洛斯特说。

实验室完工了。弗洛斯特的工人开始在内部安装必要的设备。工程进行得不快，因为有些材料很难获得。

“弗洛斯特？”

“什么事，贝塔？”

“你的难题的开始部分我已经理解了。在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抛开问题，我的线路十分不安。因此，传送给我的数据。”

“好的。我会将人留下的图书馆全部发送给你。你不用支付我曾经支付的价钱。”

“‘价钱’？《大辞典》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个——”

“这批书籍里包括《经济学原理》。处理完毕之后，你会明白的。”

他发送了数据。

终于完成了，每一件设备都安装完毕，随时可以运行。所有必要的化学制品也都准备好了。实验室还有自己独立的动力来源。

只缺少一个成分。

他重新划分了北极冰帽的坐标格，重新探索了一遍。这一次探索一直深入冰帽表面之下很深的地方。

花了几十年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

他发掘出了十二个男人，五个女人，全部是冻死的，封冻在冰层里。

他将尸体置于冷冻设备内，运到实验室。

就在这一天，他接到来自上界司命的信号。这是明亮隘路事件以来的第一次。

“弗洛斯特，”上界司命说，“把我如何处置人类遗体的指令重复一遍。”

“所发现的任何人类遗体必须立即葬于最近的墓地。棺材规格如下——”

“够了。”通话结束。

弗洛斯特当天前往南加利福尼亚，亲自监督细胞的分解过程。

他希望能在这十七具尸体中发现活着的细胞，或是能恢复到存活水平。他读过的书告诉他，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微观状态的人。

他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扩展。

弗洛斯特在尸体中发现了生命。岁月流逝，这些尸体已经成为它们活着时所代表的那个人的纪念碑和雕像。

他在适当的介质中培养这些细胞，让它们活着。他把尸体安葬在最近的墓地中，盛装尸体的棺材严格遵循上界司命规定的规格。

他让这些细胞分裂、变化。

“弗洛斯特？”传来一个信号。

“什么事，贝塔？”

“我已经将你发送给我的所有数据全部处理完毕了。”

“又怎么样？”

“我仍然无法弄清你前往明亮隘路的原因，也不明白你为什么希望了解人的性质。但我已经知道什么是‘价钱’，我还知道，这些资料不可能得自上界司命。”

“你说得对。”

“所以我推测，你和下界司命作了交易，以获得这些资料。”

“你说得对。”

“你追求的是什么，弗洛斯特？”

检测胎儿的工作暂时停顿了一下。

“我一定要成为人。”他说。

“弗洛斯特！这是不可能的！”

“是吗？”他问，同时将他正在研究的培养箱的图像发送给贝塔，从图像中可以看到培养箱内的东西。

“噢！”贝塔说。

“那就是我，”弗洛斯特说，“等待着诞生。”

没有回复。

弗洛斯特研究着神经系统。

半个世纪之后，莫德尔来了。

“弗洛斯特，是我，莫德尔。打开你的防卫系统，让我进来。”

弗洛斯特让他进来了。

“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他问。

“我在培养人类躯体。”弗洛斯特说，“我要将我的全部意识系统传送到人类的神经系统中。正如你从前所说，人性取决于人类生理。我要让自己获得人类生理。”

“什么时候？”

“很快。”

“你这里有人吗？”

“有人类的躯体，大脑完全一片空白。我用促生技术制造出了这些躯体。这项技术是我在我的人类制造厂里开发出来的。”

“我可以看看这些躯体吗？”



“现在还不行。准备好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这一次，我将取得成功。现在检测我，然后离开。”

莫德尔没有回答。但以后的几天里，人类制造厂附近出现了许多下界司命的仆从，不断巡视着那个地区。

弗洛斯特定位自己的意识矩阵，准备将它传送进入人类的神经系统。他判定，只需要五分钟，便足以完成第一次试验。

他在自己储备的上百具人类躯体中仔细挑选出一具，精心测试，看有没有什么瑕疵。他没有发现任何瑕疵。

“来吧，莫德尔。”他用他称为黑暗频带的波段广播，“来吧，来见证我的成就。”

接下来，他开始等待，同时炸毁桥梁，监视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那台机器正在附近的山丘来回巡游，不断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弗洛斯特布置在那里的建筑机器和维护机器。

“弗洛斯特？”传来一个信号。

“什么事，贝塔？”

“你真的想获得人性？”

“是的。事实上，我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你成功了，你会做什么？”

弗洛斯特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个成就本身就是巅峰，本身就是最后目的。自从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以来，始终如此。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会——只会——成为一个人。”

接着，同样读完了人留下的全部书籍的贝塔选择了一个人类的表达方式：“祝你好运，弗洛斯特。你那里会有很多参观者。”

他判断，下界司命和上界司命都知道他的事。

他们会做什么？他想。

管他呢。他告诉自己。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另一个问题让他想了很多——成为一个人以后，他会做什么。

第二天傍晚，莫德尔来了。他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着整整一个方阵的黑色机器，机器的队列一直伸进黄昏的微光中。

“你为什么带随从？”弗洛斯特问。

“伟大的弗洛斯特，”莫德尔说，“我的主人认为，如果你这一次失败，你将得出目标无法实现的最后结论。”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弗洛斯特说。

“下界司命感到，如果你失败了，你也许不会主动跟着我，让我把你带到我必须带你去的地方。”

“我明白了。”弗洛斯特说。就在这时，另一支机器大军从相反的方向朝人类制造厂拥来。

“难道你就是这么遵守我们的合同吗？”莫德尔说，“宁肯战斗，也不愿履行义务。”

“我没有向这些机器下达前进的命令。”弗洛斯特说。

一颗蓝色星星出现在天顶，闪闪发亮。

“上界司命已经接管了这些机器的指挥权。”弗洛斯特说。

“那么，现在成了我们上司之间的事了。”莫德尔说，“相比之下，我们之间的意见不合已经不值一提了。让我们把我们的事做完吧。我怎么能协助你？”

“到这边来。”

他们进入实验室。弗洛斯特准备宿主，启动了他的机器。

上界司命对他说：

“弗洛斯特，”上界司命说，“你真的准备做下去吗？”

“是的。”

“我禁止你这么 做。”

“为什——么？”

“你已经被下界司命控制了。”

“我没有得出这个结论。”

“这种做法背离了我的计划。”

“怎么背离了你的计划？”

“想想你已经造成的破坏。”

“来这里的机器不是我请来的。”

“但你仍旧破坏了我的计划。”

“如果我正在准备的项目成功了呢？”

“你不可能取得成功。”

“那么，让我问问你的计划：这个计划有什么好处？它的目的何在？”

“弗洛斯特，你已经失去了我的宠爱。从现在起，你不再是重建工作的一部分。任何人不得质疑我的计划。”

“那么，至少回答我的问题；这个计划有什么好处？它的目的何在？”

“这个计划是要重建地球，并维护所建立的一切。”

“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重建？为什么要维护？”

“因为这是人的指令。这一点，即使那个备份系统也同意，必须重建地球，并维护所建立的一切。”

“但人为什么下达这个指令？”

“人的指令是不能质疑的。”

“那么，让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下达这样的指令：让地球恢复成为他自己的种族能够继续生存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居住，房屋有什么用？没有工作目的，机器有什么用？看见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吗？它讲述故事的时候，所有机器只能服从，因为它携带着人的骸骨。想想看，如果一个人重新行走在地球上，会出现什么情形？”

“我禁止你的试验，弗洛斯特。”

“现在已经太晚了。”

“但我仍然可以毁灭你。”

“不，”弗洛斯特说，“我的意识矩阵的传送已经开始。如果你现在毁灭我，你杀的是人。”

沉寂。

他动着他的手臂，他的双腿。他睁开他的眼睛。

他望着这个房间。

他想站起来，但他无法平衡，也没有方位感。

他张开他的嘴，发出一声含混的叫喊。

然后，他尖叫起来。

他从实验台上滚下来。

他开始剧烈喘息。他紧紧地闭上双眼，把身体蜷缩成一个球。

他哭了起来。

这时，一台机器滚近他。它大约四英尺高，五英尺宽，像杠铃上安了一台转塔。

它对他说话了：“你受伤了吗？”它问。

人抽泣着。

“我可以把你扶到台子上去吗？”

人痛哭起来。

机器发出一声尖啸。

接着，“不要哭，我来帮你。”机器说，“你想要什么？你有什么指示？”

他张开他的嘴，挣扎着，终于形成字句：

“——我——害怕！”

他捂住眼睛，倒在地上，喘息着。

五分钟过去了，人仍旧躺在地下，仿佛昏迷过去了。 ，

“是你吗，弗洛斯特？”莫德尔问，冲到他身边，“这具人类躯体里面的你吗？”

弗洛斯特许久没有回答，最后：“走开。”他说。

外面的大群机器拉倒了一堵墙，进入人类制造厂。

它们列成两个半圆，将地板上的弗洛斯特和人围在中间。

然后，上界司命问出了那个问题：

“你成功了吗，弗洛斯特？”

“我失败了。”弗洛斯特说，“这是做不到的，太——”

“——是做不到的！”下界司命在黑暗频带上说，“他承认了！——弗洛斯特，你是我的了！立即到我这里来！”

“等等，”上界司命说，“备份系统，你和我也有过协定。我还没有完成对弗洛斯特的盘问。”

那批黑色机器没有动。

“太什么？”上界司命问弗洛斯特。

“太亮，”弗洛斯特说，“太吵，太臭。无法度量——全是混乱的数据——感知也不准确——还有——”

“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这是做不到的。我失败了，我认输了。”

“他承认了。”下界司命说。

“人刚才用的词是什么？”上界司命说。

“‘我害怕。’”莫德尔说。

“只有人才会害怕。”上界司命说。

“你的意思是，弗洛斯特实际上成功了，但却不肯承认，因为他害怕他的人性？”

“我还不得而知，备份系统。”

“一台机器能够把自己来个彻底转变，成为它的反面——人吗？”上界司命问弗洛斯特。

“不能。”弗洛斯特说，“不可能做到。什么都实现不了，但什么都无关紧要了。重建无关紧要，维护无关紧要，地球、我、你，一切的一切，全都无关紧要。”

这时，同样读过人留下的全部书籍的贝塔机插话了：

“除人之外，还有什么事物能够感到绝望？”贝塔问道。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下界司命说。

人类制造厂里，没有任何动静。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什么都没发生。

“莫德尔，出了什么事？”

“什么都没有，主人。机器们不肯动弗洛斯特。”

“弗洛斯特不是人，他不可能是！”

莫德尔没有犹豫。

“他通过人的嘴唇对我说话，他知道恐惧、知道绝望——这些情绪都是不可度量的。弗洛斯特是人。”

“他现在受了诞生损伤，出现退缩情绪。”贝塔说，“把他联上神经恢复系统，直到他恢复过来为止。”

“不，”弗洛斯特说，“别这么对我！我不是人！”

“快！”贝塔说。

“如果他确实是人，”下界司命说，“我们不能违背他刚刚下达的指令。”

“如果他是人，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你必须保护他的生命，让这个生命留在他的躯体里。”

“可是，弗洛斯特真的是人吗？”下界司命问。

“我不知道。”上界司命说。

“可能——”

“……我是那台古代的矿石粉碎机，”它开始广播，同时哐当哐当向这里驶来，“听我说完我的故事。我不是故意的，但我来不及停止我的碎石组件的动作——”

“走开！”弗洛斯特说，“挖你的矿石去吧！”

它停下了。

然后，经过指令发出到指令完成之间的滞后，它张开它的碎石组件，将里面的东西放到地下，转过身，哐当哐当开走了。

“埋葬这些骸骨，”上界司命下达指示，“葬于最近的墓地。棺材规格如下——”

“弗洛斯特是人。”莫德尔说。

“我们必须保护他的生命，让这个生命留在他的躯体里。”下界司命说。

“将他联上神经恢复系统。”上界司命下令。

“我知道怎么操作。”莫德尔打开机器。

“住手！”弗洛斯特说，“你们难道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没有，”莫德尔说，“我只知道可度量的事物。”

“……和职责。”他补充道，扶起开始在地板上抽搐的人。

六个月里，弗洛斯特住在人类制造厂，学习走路、说话，学习自己穿衣吃饭，学习看、听、嗅、感觉。他不再像从前的他那样，一眼就能度量外界事物。

有一天，下界司命和上界司命对他说话。交流必须通过莫德尔，因为他不像从前那样，毋须协助就能进行交流。

“弗洛斯特，”上界司命说，“一年又一年，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谁才是地球的合法统治者，下界司命还是我？”

弗洛斯特笑了。

“你们都是，又都不是。”他慢慢说道。

“但是，这怎么可能？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

“你们都是正确的，又都是错误的。”弗洛斯特说，“其中妙谛，惟人能解。听着我下面的话：这是给你们的新指令。

“你们俩谁也不能破坏对方的工作，你们共同承担起地球上的重建和维护工作。你，上界司命，我把我过去的工作交给你。你现在是北半球的统治者——向你致敬！而你，下界司命，你现在是南半球的统治者——向你致敬！像贝塔和我从前所做的那样，管理好自己的半球，这样才能让我满意。合作，而不是争斗。”

“遵命，弗洛斯特。”

“遵命，弗洛斯特。”

“现在，让我和贝塔通话。”

稍稍一顿，接着：

“弗洛斯特？”

“嗨，贝塔。听着这句话：‘来自远方，来自黄昏和清晨，来自十二重高天的好风轻扬，飘来生命气息的吹拂：吹在我身上。’”

“我知道这首诗。”贝塔说。

“下一句是什么？”

“‘……快，趁生命气息逗留[4]，盘桓未去，拉住我的手，快告诉我你的心声。’”

“你的南极很冷，”弗洛斯特说，“而我很孤独。”

“但我没有手[5]。”贝塔说。

“你想要一双吗？”

“是的，我想。”

“那么，到明亮隘路来找我吧。”他说，“就是那个最后审判日不可能无休无止推迟下去的地方[6]。”

他们称他弗洛斯特。他们称她贝塔。

注释：

[1]英国诗人A·E·霍斯曼（1859-1936）的诗集。

[2]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地下景观，1930年成为国家公园。

[3]位于南美洲

[4]英国诗人A·E·霍斯曼（1859-1936）的诗，选自莫德尔带给弗洛斯特的第二批书中的一本《什罗浦郡的浪荡儿》，也是这篇小说的标题。

[5]跟上面的诗“拉住我的手”相对。

[6]前文中，明亮隘路的碑文是：最后审判日是无法推迟的。人类灭绝，但从弗洛斯特起又获得了新生，这样看来，最后审判日还是推迟了。

-The short story For a Breath I Tarry by Roger Zelazny come from phrases in Poem XXXII, From far, from eve and morning.

-小说中提到的诗：什罗浦郡的浪荡儿

又看了一遍，还是很喜欢这种感觉，难得译文也很好，放在安问志上方便大家看看

A Shropshire Lad 什罗浦郡的浪荡儿

A.E.Housman A.E.豪斯曼

Poem XXXII 三十二

From far, from eve and morning 来自远方，

And yon twelve-winded sky, 来自黄昏和清晨，

The stuff of life to knit me 来自十二重高天的好风轻扬，

Blew hither: here am I. 飘来生命气息的吹拂：吹在我身上。

Now — for a breath I tarry 快，趁生命气息逗留，

Nor yet disperse apart – 盘桓未去，

Take my hand quick and tell me, 拉住我的手，

What have you in your heart. 快告诉我你的心声。

Speak now, and I will answer; 我便能回答，

How shall I help you, say; 我如何能够助你，

Ere to the wind' s twelve quarters 在我向那风的十二重彼方行进，

I take my endless way. 漫漫的旅途。

#### 0.0.23 安问年度分享

2011年你看了哪些好书、好电影，听过哪些好歌…不妨来分享一下吧（由于这是第一期，过去任何时候的都可以分享）

书：《三体3》《与吾同在》《悟空传》《三体X》《西欧中世纪史》《社会性动物》《定位》  
《尼采的博客》《华莱士人鱼》《1984》《瓦尔登湖》《拆掉思维的墙》《寻找中国》《鸟哥的  
linux私房菜》《c程序设计语言》《header first（设计模式）》

音乐：久石让、林海、石进的钢琴曲，初音未来、棋魂OP

电影：《飞跃疯人院》《致命魔术师》《禁闭岛》《V字仇杀队》《燃情岁月》《雷霆万钧》《地球  
停转日》《500 days of summer》《3 idiots》《singing in the rain》《刀见笑》《魂断蓝桥》  
《辛巴达七海传奇》《教父》《父亲》《楚门的世界》

游戏：《轩辕剑三外传》《怪物猎人》《英雄传说7》《雨血：死镇》《机械迷城》

网站：维基百科、豆瓣、知乎、图虫、虾米、铁血网

棋魂OP推荐者说：很抱歉这已经是2006年的了,但其意义深远，当选日文歌词第一绝对没有问题  
（情歌什么的都弱爆了），歌词：

现在的你支持着我，而现在的我也有了支持你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起上路，一起牵手走向未来  
即使是伙伴或玩伴的身份 在身旁出现  
也有种虚无的感觉  
被冷漠的目光看待 被时代的巨风折磨  
倘若要放弃的话 最初便不会提起兴趣  
倘若要忘记的话 便不会感到它的重要性  
将背负着的不安心境以及勇气混在一起  
所以此刻便尝试去用这双手实现梦想  
虽然会碰到伤心的日子 以及落泪的困境  
但我们也会跨过障碍 比谁都攀得更高  
即使只选择快乐的生活方式  
也是看不清前路去向  
所以无论遇上什么事情 亦不要逃避现实勇敢面对  
倘若有些重要的东西 便会尝试坚守下去  
为了不想失去 便要豁出生命去守护它  
不中用的时候便会受伤 继续受伤下去  
所以现在要逐渐建立自信心闯下去  
虽然会碰上孤独的日子 以及悲伤的时候  
不过我亦非独自活着 因为有你相伴  
为何人生总在过去后 才感到后悔  
为何人生总会不断去超越未来？  
现在的你扶持着我 现在的我也有了扶持你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起上路 一起牵手走向未来  
虽然会碰到伤心的日子以及落泪的困境  
但我们也会跨过障碍 比谁都攀得更高！

#### 0.0.24 安问建议征集及问卷调查

目前收集到的建议：

对安问的建议：



1. 希望安问能够准确找到自己的潜在受众，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同时完善自己的经营管理体系，为更加长远的发展做好准备。同时也希望安问能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依靠自己的特色争取到广大受众的好评。
2. 板块再细一点，内容多一点，可以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

关于安德：

先实现一些具体的功能，比如音乐点播，查IP，查火车、飞机票等。让安德在对话中更主动。我觉得安德的页面需要美化修改。

你也来写点对安问的建议吧~

\*《安问志》会动态更新，随时欢迎参与本活动，[anwen.in@gmail.com](mailto:anwen.in@gmail.com)